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立券總包新聞紙類

第四卷

第四十二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要目

KUOWEN WEEKLY

Vol, IV No. 42 OCTOBER 30 1927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元實收七百萬元公積金及盈餘滾存四百四十萬元總行北京西河沿分行上海天津漢口香港濟南杭州鄭州駐馬店南京揚州漯河沙市其餘各省會商埠均有通滙機關滬行北京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元收足六百五十萬元公債金一百五十五萬元
行址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其他各省會通商各埠並有代理機關
滬行英大馬路

中南銀行

資本總額二千萬元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元又備用資本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總行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英租界中街漢口歆生路厦門港仔口北京無錫鼓浪嶼辦事處 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蒙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資本金五百萬元公債金一百三十萬元 總行天津 分行北京 上海 漢口 濟南 南京 滕縣 青島 蘇州 天津大胡同其他各埠均有代理機關一律通匯上海分行設有貨棧部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 準備庫

擔保

本會以四銀行四千五百萬元以上之資本保本保息

分紅

紅利均分會計公開以互助之精神提倡國民儲蓄

定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二年滿期年息七釐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元起碼二十五個月滿期年息七釐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十年五年兩種年息七釐紅利照分十年者每半年複利一次五年者每年一次

上海儲蓄會兼收**活期儲金**甲種週息四釐乙種三釐可分紅利

代理所

上海及各地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款儲金)

上海儲蓄會 漢口路第三號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無錫分會竹倉巷

天津 中街六十七號 漢口[illegible]

本會章程及儲蓄須知[illegible]寄

中南銀行鈔票由四銀行在滬津漢合設專庫發行十足準備公開辦理並請會計師查帳查庫以昭信用滬庫設在漢口路三號津庫中街[illegible]漢庫四民街四十五號隨時兌現特此通告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田家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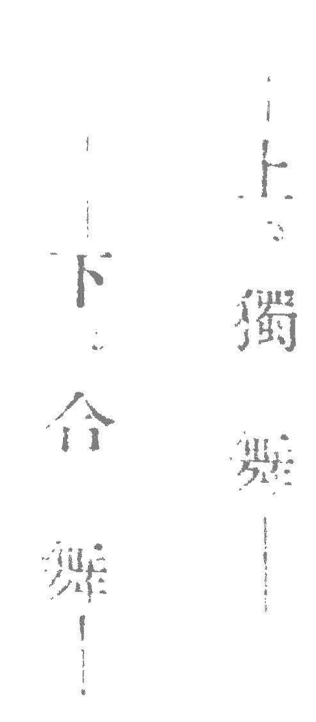


犂田

灌溉



舞姿



上：獨舞

下：合舞

國聞週報

第四卷第四十二期目錄

本報徵求照片



英國侵略西藏史

印度Taraknath Das著
無錫薛桂輪譯並註

一　自華倫海斯丁(Warren Hastings)至柯爽(Lord Curzon)時代之英藏關係

英國侵略西藏欲收爲己有之决心。實始於華倫海斯丁時代。其用心也密而周。其着手也穩而健。形似迂緩。而實際節節勝利。再接再厲。所謂謀定而後動。伺隙以乘。百無一失。彼楊赫斯邦(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在伊著『印度與西藏』之誇語。信不誣焉。

西歷一七七二年。不丹攻印度班格耳 Bengal之一部名古孛哈Kuch Behar 者。因其王華倫海斯丁充東印度公司之代表。盡力驅逐不丹之兵。西藏喇嘛致書華倫海斯丁。勸勿與不丹以難堪。華倫海斯丁貌似恭順。而實已有成竹在胸。

華倫海斯丁乃印度總督之矯矯者。亦即大英帝國主義之一大走狗也。今茲西藏之出面干涉。並偏袒不丹。適與以侵略西藏之絕好機會。一七七四年。遂遣栢傑 Bogel 專使入藏。一方面圖謀西藏與班格耳間商業之進展。一方面慫恿喇嘛與英國訂協約。以防尼泊爾之犯藏。喇嘛遽爲所惑。卒懾於拉薩攝政王及中國政府之反對。未敢實行。且尼泊爾王特向西藏表示友好。願共排英國之勢力。更初喇嘛驅逐栢傑。栢傑之計。遂不得逞。

照栢傑之報告。當伊使藏時。喇嘛已見到俄國與西藏之關係。其正式交涉之目的。不過要求西藏與英人及班格耳之通商。然此目的。直至一百二十五年以後。英人用強權派兵入藏。始得達到焉。

吾人觀栢傑之報告。便可知自西歷一七七四年。足爲英國侵略西藏途徑之障碍者。厥有三端。(一)爲藏邊小國之反英。如尼泊爾與不丹俱願聯合西藏以排英。(二)爲中國駐拉薩代表之反對。(三)爲俄國對於西藏之陰謀是也。

一七七五年。栢傑以無結果而返印度之都城。然華倫海斯丁侵略之野心。未嘗少挫。一七八零年。又派比傑 Begel 使藏。翌年而比傑與喇嘛俱死。一七八二年又派吐奴(Captain Samuel Turner)爲赴藏代表。仍以中國駐藏代表之反對。怏怏不得志。蓋斯時中國尚不失上國之態度。西藏奉命惟謹。一七九二年。尼泊爾侵西藏。中國政府派兵助藏。遂轉敗爲勝。尼泊爾願歲貢中國。復與西藏言歸於好。

自吐奴專使返印至一八一零年間。英國對於西藏之侵略。未積極進行。一八一零年印督閔多(Lord Minto)始遣馬寧 (Manning)入藏。馬寗既長漢文。復携一漢僕同往。然亦以中國駐藏代表之反對。於一八一二年即返印度。

英人深知其侵略西藏之障碍也。故欲取西藏。先除障礙。其第一步。即爲降伏藏邊諸小國。使不丹。錫金。尼泊爾先入英之範圍。

尼泊爾原爲獨立國。位於印度班格耳省之北。東西長約七百英里。南北寬約一百三十英里。其北境倚希馬拉雅山麓。民族慓悍。一八一四年。英兵三萬四千人來征尼泊爾。以一萬二千人勝之。一八一五年一八一六年迭次血戰。卒以衆寡不敵。英佔勝利。一八一六年三月訂薩各里Sagauli條約。允許英人居住尼泊爾之京城。割讓南邊之太來Tarai區域西邊之古芒Kumaon卡華(Gashwal)二省與西摩拉Simla後爲印度之避暑行宮城於英。自此東印度公司之西北界。直抵希馬拉雅山。與中亞細亞相通焉。尼泊爾自訂此約。不啻降爲半獨立國矣。英人猶不即行吞併。乃故爾羈縻。惟暗中監視其外交。因時利用其實力。如一八五七年西波(Sepoy Rebellion)之亂。楊赫斯邦之侵藏。及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俱利賴之。將來英國伸張其勢力於新疆及中亞細亞。其將得力於尼泊爾。必無疑焉。一九二四年英國政府與尼泊爾訂立新約。用意亦即在是。

一八二六年。英國派兵至印度東部班格耳之境外。遂併阿薩(Assam)而與不丹爲隣。時起衝突。英人藉口不丹之犯邊。又併提拉(Duras)及一八六五年英人更藉口報復英吏愛鈍(Ashley Eden)之仇。大擧入不丹。削爲屬國。而歲給不丹王室經費若干。

西藏入印之孔道。厥爲春碑峽谷(Chumbi Valley)錫金者。實又藏印往來之樞紐也。英人知其然。故一擧而滅錫金。其滅錫金也。可爲英帝國主義滅弱小民族之特徵。綜其始末。可分三步。第一步先與弱國接近。貌似友好。而實已積極預備吞滅之策。第二步訂立不平等條約於法律上佔優勝地位。第三步利用弱國袒己之官吏。使爲虎作倀。

譯者按一國之內。必有少數人焉。利祿薰心。貪覩無厭。敵國遂得利用之。使爲虎作倀。吾國俗稱漢奸是也。及大錯鑄成。國既不保。己亦身敗名裂。朝鮮之李完用。可爲殷鑑。然一國之外交。果能以眞正之民意爲後盾。嚴加監督。則敵國雖狡。又安得施其技倆哉。

英國吞滅錫金之第一步。可於一八六一年四月八日赴錫專使愛鈍氏上班格耳政府公函見之。其三十五節曰。『照鈞諭。業以最鄭重之態度。將吾英無侵略錫金國任何部份之誠意。宣告各國。遂得各國之諒解。不然。尼泊爾附於中國。西藏亦附於中國。錫金與不丹又附於西藏。即間接附於中國。使彼等聯合反對吾方。詎不將受絕大阻礙耶。』

英國吞滅錫金之第二步。可於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六日英國與錫金所訂條約之下列各欵見之。其第十七款曰。『錫金政府制止其國內對與英國和好之各鄰邦一切敵視行動。倘錫金人民與鄰邦有爭執時。由英國政府判斷之。錫金政府不得違抗。』

其第十八款曰。『英國軍隊運用於山地時。錫金軍隊與以應盡之援助。』

其第十九欵曰。『錫金政府未經英國政府之同意。不得割讓任何土地於他國。』

其第二十二欵曰。『爲改良政府及增進英錫親善起見。錫金政府都城由西藏境內遷入錫金境內。每年常駐九個月。並派代表駐大吉嶺。』

英國吞滅錫金之第三步。尤可於一八六一年四月份英國專使愛鈍氏之報告見之。其言曰。『哲波喇嘛(Cheboo Lama)供給差役。復親自跟隨。因之到處受人歡迎。哲波喇嘛夙爲錫金王最有勢力之顧問。今升

總理大臣彼在位時。諒決不致有反英運動也。』

當英之吞滅錫金也。正值英法聯軍（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零年）戰敗中國之時。故西藏不敢單獨與英抗。夫英人侵奪中國主權之雄心不亞於俄•德•法•日•諸國。而其眼光之銳遠。與手段之陰狠。善避他人之疑忌。又駕而上之矣。

譯者按此數語誠足代表英國外交之特性。曰銳遠。曰陰狠。曰善乘人不備。英誠鷹之流亞歟。

尼泊爾不丹錫金既先後收為羽翼。英國遂進而直接謀西藏。當一八七三年時。中國以太平之亂。元氣猶未恢復。英人乃謀與西藏通商。一八七六年築錫金至藏邊之大路。煙台會議時。英人要求派委員由北京赴藏。由中國官吏加以保護。一八八六年。英國復要求派使入雲南赴西藏。後因途中多梗阻。於一八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英會議緬甸與西藏事宜席中取消。（按英國於一八八六年併吞緬甸）維時西藏仍行使其主權於錫金。而英國則以錫金已為其保護國。不再受西藏之節制。爭執無效。英國遂派兵入藏。而西藏卒敗。英人之紀事曰『一八八六年秋。西藏人越市拉伯拉(Jelap La 而據據隸。 Lingtu) 此乃顯犯錫金之國境與吾英之宗主權也。因提出抗議於中國政府。乃遲之一年而不得覆。於是不得不取果決之行動。一八八七年終致書藏民。限其於翌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撤退。乃書到原封送還。吾致書達賴喇嘛。亦不得覆。遂於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英兵開拔入磣渡。藏民不戰而退。吾兵進駐戈當(Gaatong)是年五月九月藏民又兩次來犯。俱經先後驅逐回藏。其後一年專用外交。於無可再忍之時。突請中國政府簽約。於是有一八九零年之中·英會議。及一八九三年之通商條約。』

譯者按英人之言。顯係强辭奪理。不辯自招。惟謂提出抗議於中國政府。乃遲之一年而不得覆。如果屬實。吾國當時辦外交者顢頇之咎。無所幸免。凡平時對於邊疆事務。漠不關心。一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一旦形勢嚴重。敵國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迫我承認嚴酷之條件。必將一籌莫展。手足無所措。其失敗也宜耳。

方斯時也。俄國在北京外交上之勢力。頗為雄厚。實為英之勁敵。英國一方面須抵抗法國在暹羅及緬甸邊境之勢力。一方面又須用兵於埃及。乃運用其靈敏之手腕。故意藉西藏問題博得中國政府之歡心。以破壞中俄之邦交。故當時英國之本意。不過欲中國承認英國在錫金之勢力。及得英國與西藏通商之權而已。乃中國政府不察。遽於一八九零年三月十七日在印度都城簽訂下列條約。

第一款　錫金與西藏以兩國間之分水嶺為界。東自不丹交界之奇伯莫歧嶺(Mount Gipmochi)起。西至尼泊爾交界為止。

第二款　中國承認錫金為英之保護國。所有錫金之內政外交。統歸英國政府節制。錫金政府未經英國政府之同意。不得與任何外國發生關係。

第三款　中英兩政府一體尊重錫金與西藏之交界。使各該國兩不相犯。

第四款　錫金與西藏商業之發展。隨後本互惠之精神議妥之。

第五款　關於錫金界內之畜牧。待後查明再定。

第六款　所有英國駐印官員與西藏官員之往來交涉手續。留後再定。

以上第四五六三款未定之件。繼續交涉至一八九一年一月十六日始由哈脫(J. H. Hart)中國欽差之參贊代表中國政府與英協定如

下。

第一畜牧　凡藏人在錫金界內享有之權利。錫金人在西藏界內得享同等之權利。

第二交涉手續　中國方面爲駐藏辦事長官。英國方面爲印度總督。由春碑商務官吏呈遞。

第三通商　通商地點及稅則留後再定。

以上關於畜牧。交涉。通商三端。至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始行訂定如下。作一八九零年印藏會議之附約。（按即印藏條約補充條款）

第一條　關西藏之亞東爲商埠。自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以後准許英國人民自由貿易。印度政府得派官吏常駐亞東。監察英國商務情形。

第二條　英國人民在亞東經商者。得自由往來於印界與亞東之間。租借住房及貨棧。中國政府須予英商以便利。並須特別劃出安全適當地點。爲英國駐使住宅。英商得自由買賣。並僱用牲口。西藏地方官吏予切實之保護。在蘭由（Lanhjo）與大城（Ta-chun）（亞東與印界之間）二處。原由西藏官吏建築之房屋。英商旅行時得按日租居。

第三條　關於軍械軍火鹽酒及毒性藥物等之進口出口。得依各方政府之定章。完全禁止或加限制。

第四條　除上列各貨物外。所有從印度入藏或由藏出口之英國貨物。不論其來源所在。概自亞東商埠開放之日起。停止徵稅五年。五年以後。遇必要時。可由雙方會訂稅則。

第五條　由印度或由西藏運出之貨物。到亞東時。務須將該貨物之品類數量。價值報關查驗。

六條　如英商與中國人或西藏人關於商業有爭執時。得由駐錫金之英吏及中國官吏當面會同審判之。被告者適用其本國之法律。

第七條　印度政府致中國駐藏長官之公文。悉由駐錫金之英國官吏遞交中國邊吏。轉呈中國駐藏長官。致印度政府之公文。由中國邊吏遞交駐錫金之英國官吏轉呈。

第八條　兩方面往來公文互相尊重。各不得延誤。

第九條　自亞東開放商埠之後一年。凡在錫金境內從事畜牧之西藏人民。須遵守英國政府隨時頒發之章程。

以上各條。殊關重要。因後來英國藉口西藏不實力奉行。資爲侵略之利器也。實則公平論之。英商既可自由貿易西藏。全無稅收。更須盡保護之責。不平等已甚。若第六條實含有治外法權及會審公堂之意義。第九條所載。西藏人民對於畜牧且不能與錫金享同等權利矣。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之間。英國官吏與中國及西藏官吏時起衝突。一八九五年英國官吏以藏印交界事質問中國官吏。一時中英藏俱遣代表會議。西藏人民不甘受英國之侮辱。毀去界碑甚多。英人亦無可如何。但從柯爽（Lord Curzon）爲印度總督以後。英國對於西藏之政策更趨積極。總而言之。自華倫海斯丁以至一八九五年。印度政府對於伸張印度之界線於西藏。素主急進。惟帝國主義之倫敦政府。高瞻遠矚。待時而動。雅不欲引起國際間無謂之糾紛，故未使其走狗放膽吞噬耳。

二　英日同盟以前柯爽之侵略西藏政策

一八九五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會議印藏劃界事。一八九九年柯爽授爲印度總督。其間世界政治大有變動。而於遠東尤爲劇烈焉。

慨自中日甲午之戰。中國之靡然無能。一旦大白於天下。而瓜分勢力範圍之說以興。俄•法•德•三國暗中聯合以抗日本。迫其讓出第一次馬關條約所得之陸地權利。英國大爲震驚。英國原欲聯中國以抗俄。而此時李鴻章方陰與俄議訂攻守同盟。遂不得不轉而謀與德國或日本訂協約。同時南斐洲亦見緊張。英國更覺其在中國之勢力有增進之必要。柯爽既爲印督。即主張直接與西藏開談判。不復顧中國之宗主權。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柯爽上書於英京。呈請直接交涉。十二月八日得覆示。批准。英國之藐視中國政府也。可謂甚矣。從此足爲英國侵略西藏之障礙者。厥惟俄國而已。

譯者按英俄對抗。西藏乃得苟延殘喘。倘無俄人之勢力。恐英國不待一九零三年而已以武力侵占西藏矣。當時西藏之情勢。頗與滿洲相似。然日俄卒以利害之衝突。大戰於遼東。英俄之武劇。迄未得演於西藏者。何哉。則恃有外蒙古爲緩衝耳。

俄國之虎視眈眈。欲得西藏而甘心。亦非一日矣。蘭登（Percival Langdon）氏有言曰『俄人之深植其勢力於拉薩。未可厚非。彼爲聯絡中亞細亞諸國計。此着更屬有遠識。惟吾英在藏之權利。不免與之衝突。然吾英所處之地位。實較勝也。』

當時有陶什夫（Dorjieff）者。生長於西比利亞及外蒙古。信佛教。嘗往來於拉薩與聖彼得堡之間。蘭登氏紀其事曰『陶什夫在俄國之行動。秘而不宣。所得知者。彼回拉薩後。充俄國非正式之代表。攜俄國珍貴贈品甚多。說藏主投俄以自保。其辭不外中國方懾於英國之威權。毫不足恃。藏人無力禦外勢。必受英國之虐待。廢除其宗教。降人民爲奴隸。後患何堪設想。倘此時求援於俄。俄必能盡力保護。代爲驅除英之勢力。且可勸令俄皇信西藏之佛教。俄皇信而俄國全體人民俱將皈依喇嘛之宗教矣。達賴遽爲所惑。意欲親自赴俄。但爲譯名宗都（Tsongdu）者所反對。其意以爲俄意雖善。但西藏無須保護。達賴喇嘛更無擅與俄國交涉之權。翌年陶什夫又至聖彼得堡。俄皇親見之。返藏時攜俄皇請達賴喇嘛遣使赴俄之函。又攜俄皇贈禮拜堂教主禮服一襲。達賴喇嘛竟不顧宗都之宣言。派倉倪（Tsan-nyid）隨陶什夫赴俄。陶什夫返藏不過一月。又起程赴俄。抵俄京時。受熱烈之歡迎。俄皇又親自召見。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返拉薩報命。俄國提議爲增進親善起見。決派一俄國親王常駐拉薩。並提議俄藏協約種種條款云』駐俄英使司各脫（Sir G. Scott）對於俄藏間之關係。自是十分注意。向蘭斯獨夫男爵（Count Lanesdorff）質問。蘭斯獨夫否認俄藏間有何政治或外交的關係。英國外交部及印度總務衙門。不之信。聲言英國對於俄國之舉動。如有搖動西藏現狀者。決不能漠然視之。

俄之所以能佔勢力於西藏。或爲俄重賄西藏執政人員之故。然其眞原因則爲中國勢力之衰弱。及西藏懼受英之暴虐也。喀華奇（Ekai Kawaguchi）氏所著西藏三年記（Three Years in Tibet）有曰『中日甲午之役以前。中國對於西藏。當能實行其宗主權。其後則中國在西藏之聲威。一落千丈。西藏深知中國之不可復恃。而又慄於英國滅印度之暴戾手段。遂不得不傾向堪爲英國勁敵之俄。達賴喇嘛即持此說之健將。觀夫受俄皇所贈之教主禮服。及於一九零零年遣其侍衛攜厚禮赴俄。可以知之矣。或謂俄國與西藏訂密約。即在此時云。』

譯者按甲午之戰以後。中國在西藏之聲威。一落千丈云云。當是實情。夫物必自腐也而後虫生之。國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中國自甘

暴棄委靡不振。英俄始得勾引西藏喇嘛。嗾使叛離。已之不强。於人何尤。今猶昔耳。若不自努力。徒依賴列强均勢之局。或坐待國際公道主張。而謂可挽回主權。適速自亡而已。

一九零二年八月五日。北京英國公使向其政府報告中俄對於西藏問題已訂密約。中國願放棄其在西藏之宗主權云云。中國外交官竭力否認。然拳匪之亂既平。俄國仍繼續佔據滿洲。西藏又堅決拒絕與英國開談判。英國遂有進兵拉薩之舉。先是數星期。印度政府派華脫(White)及其衛隊赴藏邊。一九零二年八月三十日。中國政府請英國入藏之軍官候中國疆吏到藏和平會商。以免藏民發生誤會。俄國政府鑒於英兵之突進。亦致書英之外交部。謂英兵入藏恐招第二拳匪之亂。然俱歸無效。

譯者按俄國於英兵入藏之際。特向英外部警告慎勿招第二拳匪之亂。是俄難英以一種重大責任。前英國於俄藏密約喧傳之際。亦聲言俄國舉動倘有搖動西藏現狀之時。英國決不能漠然視之。是英難俄以一種重大責任。前後針鋒相對。煞是好看。獨怪夫爲西藏主人翁之中國果安在耶。

一九零二年中俄卒訂關於西藏之商業條約。其重要條款如下。

第一款　西藏位於中亞細亞與西比利亞西部之間。中俄兩國俱有維持該處和平之義務。如西藏有變故時。中國爲保全其領土。俄國爲防禦其邊境起見。應互相照會共同出兵。

第二款　如有第三國擾亂西藏時。中俄兩國俱有戡亂之責任。

第三款　俄國天主教及喇嘛教。悉聽藏民自由信仰。但絕對禁止他種宗教。

第四款　中俄兩國應雙方輔助西藏養成其內部獨立之政府。俄國担任改編及訓練西藏之陸軍。中國擔任發達西藏之經濟。

此項條約。足以表示中俄之合作。以抗英吏。足以見俄國勢力之澎漲。至於中國發達西藏之經濟。徒屬空言。俄國明知中國之無能。爲終不免請求俄國之協助。以開闢西藏之鑛產耳。

中俄兩國專爲西藏之鑛產。曾有訂約之迹象。據派克(Parker)氏所論。中俄銀行已有集金在西藏探鑛之準備。所訂條件大致如下。(一)凡煤鑛或金屬鑛所得利益之十分之一。歸於中國。(二)凡中國或俄國投資經營之鑛。每年所採之價值不得超過銀二十萬兩。(三)現在已勘之鑛脈。悉宜劃清分明。以免日後之糾紛。(四)所需採鑛機器。倘屬俄製一概免稅。(五)俄人所開之鑛。當由北京俄國公使照會中國外交機關。如無反對。再由中國外交機關批交駐藏辦事長官查照辦理。上項條約如果屬實。俄國之經濟勢力。自然深入西藏。然較之現在英國在西藏之經濟壓迫。猶稍勝也。

譯者按西藏鑛產。爲俄國特別注意。則其富饒也可知。嘗觀夫外人侵略吾國鑛產之前。必於其地詳加測量。確實調查。如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之於東三省。德華公司之於山東。福公司之於山西河南。里昂調查團隆興公司之於雲南貴州。美孚公司之於陝西熱河。皆是也。近據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報載。哈爾濱通訊。蘇俄學院着手組織六個探險隊。擬於該年十月底出發赴外蒙一帶。調查地質。其用意正復相同。因是知俄國於一九零二年以前。已將西藏境內之鑛產。悉心調查。獲有良好之結果矣。而吾國反至今未得調查而統計之。可恥孰甚。

英國欲試驗中俄條約之力量。因擇一適當之時機。派兵入藏。倘俄國不克履行其所訂之條約。則其在中國與西藏之威信。自然掃地。而英國外交可獲勝利。其時機爲何。即英日同盟告成之日是也。

國際勞工組織之一瞥

法學博士陳宗城
日內瓦通信

◉起原與性質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之原由與結構。我國人知者尚少。或有因文誤意。視爲萬國職工聯合機關者。其實不然。國際勞工組織與國際聯合會同係大戰後和平條約之產物。因此國際勞工組織實係和會各締約國所立之國際保工機關。而非勞働團體。惟八年前和平條約文中之載有勞工部分建設國際勞工組織者。多緣當日歐美工人團體之請求。且該部分之起草委員會亦有工人參與。

◉宗旨

國際勞工組織之宗旨。原爲提高世界工人之生活程度。其採取之方法。不在激烈之產業革命。而在和緩的立法保工。夫立法保工。本國家一己之能事。今之必求其國際合作者。蓋近代國際間經濟競爭猛烈。而勞工法有暫時妨碍一國工商業之虞。故非各國同時採取相當之保工法規。則勢必互相猜忌。趑趄不前。致勞工法無透切發展之餘地。

◉職權

今欲各國立法保工。行動一致。最善莫如設一最高無上之國際機關。强制各國立法保工之行動。然當今之世。各國方衛其主權。爭其獨立之不暇。豈肯受任何機關之命令。故國際勞工組織。非有强制處分各國之權者。亦一種國際聯席會議而已。其最重要之職務。不外議決一種公約草案與勸告書。含有保護勞工法則。以備各國政府批准與採用。各會員國政府。須於一定時期內。將該種公約草案與勸告書送交其本國法定機關考察。以定取捨。蓋欲使國際勞工組織之決議。引起各國內部之注意與輿論之監督。如此則各國政府對於該種決議雖有自由取棄之權。究不敢視同兒戲。倘各國批准一種公約草案之後。而不實行。則根據約法後將受國際上之制裁。此處所謂制裁。極其甚祇係經濟的。且此切實對付之方法規定。不過欲藉此引起世界之輿論注目而已。謂之精神上之制裁也可。

◉機關

上述之公約草案與勸告書。歸國際勞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議決。大會者。國際勞工組織之機關中之最重要者。大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由每會員國派四代表組成。四代表中。政府代表二。勞工代表一。資本代表一。勞工代表與資本代表。雖亦係由政府選派。但政府委派該種代表時。「須得其國內最能代表勞工和資本之團體同意。否則大會可以三分之二之到會代表投票表決否認該違約選派之代表。中國至今祇派政府代表二人赴每屆大會。並未派勞工與資本代表。每國所派之四代表。各有一票表決權。意見毋須一致。大會會議對於普通事務。以到會代表過半數票決定。但前述之公約草案與勸告書兩

種提議。須三分之二之多數同意票取決。觀乎大會之結構。似乎政府在會中獨占優勢。然目前世界各國。都係政府集權。國際勞工組織。亦係政府之產物。甚至國際勞工大會之建議。亦須政府批准採納。然後始有實效。故國際勞工大會中。政府占票獨多。乃係情勢使然。無可奈何之事。若比之大戰前之國際會議之祇容政府代表者。今則私人團體代表。如勞工代表資本代表。在國際會議中。獲得表決之權。其地位雖較政府代表差。然究聊勝於無也。現時國際勞工組織有會員國五十六。原則上凡國際聯合會之會員國。均為國際勞工組織之會員國。國際勞工大會已開至第九次。議決之公約草案凡二十三種。勸告書凡二十八種。其中最重要之公約草案。如八小時工作公約草案等。得各國之批准尚少。是亦目前國際經濟狀況惡劣。各國互相猜忌所致。

國際勞工組織之經常辦事機關。名曰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常駐日內瓦。其職務如左。

(一)修備大會之議事日程。與執行大會之決議。

(二)研究各種勞工問題。

(三)搜集與傳佈關於世界勞工問題之消息。

國際勞工局內部組織。自局長與副局長以下。分三大部。(一)外交部。(二)研究部(三)訪問部。分任上列三項事務。三大部管轄正股分股若干。三大部之外。尚有二獨立股。(一)內務股(二)刊印股。局內職員差役共約四百人。以國籍計。有三十國人。內以英法人居多。中國祇一人。局長法人。亞畔多瑪氏 Albert Thomas 副局長為英人。

國際勞工局之行動。歸一理事院。(Governing Body)監督。理事院由委員二十四人組成。內中代表政府者十二人。代表勞工者六人。代表資本者六人。政府委員。由最重要之工業國家八國。英。法。德。日。比。義。印度。加拿大各派一人。其他四人。由大會中之政府代表指定。勞工委員與資本委員。由大會之勞工代表與資本代表指定。各委員任期三年。召集期間。任其自定。迄今常例。乃每三月召集一次。理事院中尚無我國委員。苟我國決意繼續與國際聯合會及國際勞工組織合作。則必須要求理事院中一席。與勞工局內多用華員。然後始不悖公平之理。國際勞工組織。近來每年預算。約七百萬瑞典法郎。合國幣三百萬左右。由國際聯合會預算中撥給。

唐生智與各方面之關係

記者

長江上下游風雲。醞釀已久。迨本月二十日南京政府下令討唐。遂實行爆發。唐生智與各方過去之關係如何。當為一般人士所注意。天津大公報旅行記者某君日前曾有「南政雜記」之作。觀察甚為透澈。茲轉錄其關於唐生智各節如次以備讀者之參考。

△汪精衛與唐生智　南方時局自所謂三派合作後。內容隔閡。並未少滅。而尤以「長江問題」為甚。汪精衛在南京特委會成立之初。即由滬而漢而潯。其態度更為各方所注意。惟汪對外表示。仍屬擁護三派合作。努力反共。其在漢對武漢政治分會一篇演說。尤為澈底。聞汪初由滬到九江時。曾有一電致程潛。謂唐孟瀟似不明了三方合作真相。本人當前去解釋云云。然汪在漢數日後。即匆匆赴滬。再作廬山之遊。其對唐如何說法。與有無效果。則並無下文。而唐生智對寧懷疑之程度。不但未減。似更有加。此其真相如何。吾人實不得而知。惟以其他事實證之。汪對唐亦實久不滿意。目前唐對下游形勢緊張。雖已無可諱言。但將來無論至如何程度。以記者所知。汪或不至倒在唐的一邊。記者此等推斷。並非空言。蓋有若干事實可以證明。汪此次悔過容共。表面上竭力主張三方合作。姑不具論。惟聞汪與程潛張發奎等各軍人感情甚好。張發奎至今仍意在據江。而程張等對唐則惡感均極深。現在張回廣東。立足漸穩。將來長江上下游有事。張對唐必有表示。一方程潛在贛。目前對唐寧間表面上不置身作緩衝。實際程亦係踏定腳步。待時而動。至程張二人對唐。其所以至此。據記者所知。亦各有一大段經過。茲先敘程唐間之近事。

△程潛對唐之不滿　程氏在湘資格及與唐以前關係。人多知之。不必再贅。惟據深悉程部內容之某君對記者言。程今年春間由蘇皖倉卒西退。實力大損。及到鄂後。即派人分途回湘招兵補充。奈唐生智以惟恐程潛發展之故。處處予以防害。當時曾授意各地方官及黨部。將其派赴各地招兵人員。或扣留不放行。或為種種阻撓。程氏得訊。交涉至再至三。毫無效果。程亦無法。直至湖南五月馬（二十一）日變起。（長沙湘軍開相殺戮共產黨）全湘騷然。程部人員始得自由。乃同時亦獲意外之發展。未幾程部十七十八十九三師。即全數招足。自帶槍枝者。亦復不少。此等人材之來源。大多為各地工會農會等突被解散。且遭殘殺。故紛紛投程以求避禍。程氏在缺乏實力之時。故亦樂得而兼收並蓄之。但程氏至此。軍隊雖已補充齊全。而與唐生智之情感。則更日趨分裂。至武漢東征聲高。程部遂先劉與何健各軍。開往贛皖之九江徽州一帶。其時唐雖高唱討蔣。但程則早有別意。曾記七月下旬某日。程部有一團政治部新成立。程氏出席演說。對湖南殘殺慘案。多表不滿。而語氣之間。多含懊惱。且有

為共黨開脫者。程演說至三小時之久。惟演詞則並未發表。其後不知如何。此事為唐所聞。唐遂嚴電程氏。質問其對共產黨之眞實態度。程得電未即覆。而唐又連電相逼。一禮拜至連來四電。程亦微聞蓋因一篇演說而闖禍。不得已。遂一面設法答覆。一面將演說記錄改易詞句。在武漢各報發表。雖唐未再追求。而程唐之間。遂又增多一層隔閡矣。故以後由東征而寧漢合作。蔣氏下野。李宗仁白崇禧等對上游並未設防。武漢東下軍隊。號稱江左江右兩枝兵。唐氏嫡派之何健。既乘機攫取安慶。其劉興一軍。亦由秋浦沿長江南岸直趨蕪湖。嘗記當時漢口唐生智機關之武漢民報。曾載江右軍一電。略謂「我軍由秋浦沿太湖東進。道路泥濘。困苦異常。敵軍王普葉開鑫李宗仁等部。已節節潰退。我江左軍已於某日佔領安慶。寧方似無合作誠意。我軍亦即兼程東進。以圖佔領蕪湖」云云。唐派此時之氣燄。於此可見一斑。一方在武漢之唐派。又極力宣傳謂程潛偕劉興刻日東發。並有程部已進至某處。程潛在某處閱兵之報。其實程氏所部。自始至終即祇駐紮九江至徽州一帶。並未向前進展。程本人其時且並未下廬山。唐派宣傳。完全遠於事實。而程之與唐非一氣。是兩橛。於此益可證明。又程部人員彼此談話。對唐有許多綽號。或曰「三藏法師」或曰「唐僧」或曰「菩薩」蓋以唐氏佞佛故云然。是亦一趣聞也。

△張發奎回粵經過　欲言張唐之關係。須先述張發奎之近況。張發奎邇來對各方眞實態度如何。已久成「時局之謎」。不但吾儕局外人莫名其妙。即彼當局者亦多說不清楚。以是當張氏此次入粵之初。外間對彼謠言最盛。適其時葉賀軍攻入汕頭。廣東防務空虛。人心浮動。張氏所部又陸續到省。李濟琛之局面。誠岌岌不可終日。上海方面對粵事更言人人殊。某日之夜。甚有謂由第一軍傳出消息。謂李(濟琛)已被張(發奎)扣留。粵局已起大變化云云。雖未幾即證明其不確。但當時記者聞訊。曾往訪某某數要人。探詢究竟。彼等俱不敢作肯定之詞。以是可知黨軍各派最近彼此間之關係。確甚複雜。而張發奎之態度。尤屬捉摸不定。以記者所知。更以事實證明。敢言(一)張發奎本人確非共產黨。但其軍中至今紅朋友仍居多數。(二)張最傾服汪之為人。而尤忠於國民黨。(三)張自豫戰歸來。對唐生智感情日趨惡劣。將來立脚略穩。或藉某種機會。必與之決裂。以上「一」「二」項據國民黨左派某要人。暨與張最有關係之某君。對記者言。張之為人篤實勇敢。信念甚堅。有軍人之質。無政客之滑。因信國民黨而服汪。又由近汪而傾左。其於共產黨也。雖相接近。而本人則確無黨籍。惟其為人篤實。故對共產黨人。祇知其好。不見其惡。且張之得有今日。以共黨之力足多。當黨軍初出湘鄂。張氏跼促軍中。名未大顯。有謂係由蔣介石故為抑制。不令出頭。而陳銘樞則身兼兩個軍長(四軍十一軍)張戰功較多。與陳又積不相能。及武漢與蔣分家。張始得揚眉吐氣。未幾即取陳而代之。此其親汪親共。亦固宜然。至武漢高唱東征之時。張雖同一目的。但因已與唐生智齟齬之故。是以出發至贛。即自謀入粵。另闢蹊徑。乃不幸而又遭葉(挺)賀(龍)之變。張氏實力大損。聞當時其本部(四軍十一軍)隨葉賀去者。至有六七團之衆。又有十一軍一小部分由贛入浙。投歸舊主陳銘樞。至此不可一世之張發奎。乃大感前途暗淡。意興索然。而當日之本圖積極的以入粵者。遂又不能不一變而為消極的回籍(張部多粵人)休養。張本人亦即減從離開軍隊。買舟東下。由滬遵海而南。惟其軍中既多共派。故彼與賀龍葉挺之關係。究竟如何。始終人言嘖嘖。難明眞相。有謂葉賀自南昌退走。張軍名為追擊。實屬

擁護。但遠道之言。終難證實。惟自葉賀變後。張曾對人表示。謂賀龍確是土匪。算甚麼共產黨。對其他則常避免不談。是其言外之意。於此亦可見一斑。然以最近大勢推之。國民黨既無論左右。已全體反共。而賀葉等又未能得志於粵閩。以利害相衡。張發奎與共產黨之關係。或及今而止。亦未可知也。

▲張唐感情之破裂　茲再言上面第「三」項張與唐之關係。張發奎與唐生智在黨軍興起以前。一爲一有信仰而奮鬬之黨人。一爲一具體而微之軍閥。固無關係可言也。及黨軍入湘鄂。唐氏勢力日見擴大。唐本人睥睨一切。然此時之張發奎。尙爲偏裨。名位相殊遠甚。故亦可謂無關係可言也。及張發奎得左派扶持。長領兩軍。未幾偕同湘軍入豫作戰。張唐二人。至此始發生利害與共之事實。然正惟其共同利害。故最易發生直接影響。唐生智之爲人。世人盡知。是以豫戰結果。張唐二人間即起有最大之裂痕。緣張發奎部在豫作戰最力。犧牲最大。及鄭州會議退兵回鄂。唐在兩湖儼然主人。對張給養補充。處處爲難。湖南既有慘殺之事。張氏軍中。明乜共派。故唐對張之在鄂。亦大有不容之勢。張氏乘東征聲浪而先發入贛。蓋亦早屬情不得已。非眞欲直搗南京也。當七月十五以前。國民黨左派尙未決議反共。唐氏嫡系之何健。曾經揚兵武漢。躍躍欲動。張發奎此時祇留有少數衛兵。身居武昌。一時即哄傳張頗自危。終日戒備極嚴，未幾張即赴潯。而唐亦適有九江之行。時在七月下旬。漢皋市上。又忽有唐在九江被刺之謠。此皆雙方齮齕迹象。早露於外。而神經過敏者。故爲之造作也。又唐自豫戰歸來。既處處箝制張發奎。故張對唐亦毫不客氣。明白抗命。其事實之最顯著者。即扣留唐氏收編之軍長段國璋(田維勤舊部唐任命爲四十一軍軍長)一事。本事原委說來甚長。容當另文記之。自段被張扣留。唐除幾次非正式的說情外。又以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張爲第四集團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暨軍事委員會名義。共下明令兩道。着其釋放。張均不顧。最後張赴贛時。將段國璋帶押至九江。繼又隨第四軍以赴贛南。現在張部入粵。段國璋本人是否尙在人世。亦不敢斷定。

▲何香凝面斥唐氏　程潛張發奎二人與唐生智之關係。既如上述。其他國民黨各要人與唐之情感如何。想亦當爲讀者急欲明了之一問題。蓋此事過去無論矣。而於將來長江下游之形勢。暨各領袖間之離合。關係綦重。惟如再分別詳敘。不但記者媿無多知。而亦爲本文篇幅所不許。無已。茲姑就其犖犖大者略報一二。以概其餘。

(一)當漢寧對峙時。唐氏一方假政府機關以自重。一方又自居兩湖之主人。把持收入。予取予求。各領袖最後殊不勝寄人籬下之感。而時起此勝於彼之懷疑。故至蔣氏下野。一切大事雖尙未決定。而各要人則紛紛東下。到寗滬後。又多方遷就。總期於成。此其內幕豈眞體念黨國盡情合作。要亦決心脫離唐氏羈絆。與不願再回居武漢之苦衷。有以促成之耳。當廬山會議之時。各要人均居山中。唐亦在焉。某日之夕。曾有一塲趣劇。而爲絕對的未傳於外者。即何香凝當面痛斥唐生智事。記者聞諸唐親信某君言。是日各要人談正事已畢。夕陽啣山。涼風吹面。山居景象。至爲佳勝。於是羣趨所居門外山坡樹陰之下。環坐淸談。其時在座者爲誰。氏都不記憶。惟當談鋒正健時。不知如何。何香凝女士忽盛氣手指唐氏之面。而數之曰。「你就是軍閥。你就是新軍閥的代表。我是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何以如某事如某案。我就不知。而你則竟行之。請你注意軍閥行徑。前途必危險。我早已識廬山眞面」，云云。何言時。面紅耳熱。聲色俱厲。唐

氏初則瞠目結舌。繼即顧而之他。在座者亦亟亂以他語。少緩。遂不歡而散。考何氏之所以如此。一則在漢數月對唐觀察已清。何雖女流。而夙以氣概不凡自命。二則何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諸要人同爲受唐掣肘之一人。積恨已久。一旦發揮。三則何氏終爲女流。亦頗自知唐氏之莫敢予何。故纔得面即出風頭。有此數因。故唐生智亦祇得忍而受之。吾人觀此。當亦可窺見個中消息不少。

△寧唐之情感　（二）此次寧漢之合作也。個中情勢。本已幾經變易。蔣介石未去以先。寧派軍人。與漢方有所接洽。無可諱言。其間尤以軍官系（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者）對蔣更屬不滿。唐生智亦係由保定出身者。在彼時雙方同學間。信使往還。有所協議。亦爲事實。但彼此以各人之立脚點不同。故見解。亦異。寧派軍人。固嘗認爲對等合作者。然唐生智則始終高標其東征之幟。倡言以向背爲順逆。彼時寧派軍人。見此情勢。已莫不大生反感。迨蔣介石明瞭環境不佳。決然捨去。胡吳等五委員又各以一走了事。南京政府。遽爾冊台。此時之寧派軍人。一方既自苦失其憑藉。一方又深感上游之威脅。處境之難。可以想見。記者聞諸某要人言。當時漢派各領袖。亦明瞭此種情形。深恐運用稍有不愼。則大好機會。轉生障礙。故在廬山時。曾一再婉告唐氏。謂「合作之事。關係黨國前途殊巨。此時情勢。我方（指武漢）軍人派最好不要搭手。以免別生枝節。」唐生智雖面允之。而衷心則否。一方本人仍週旋敷衍諸領袖於廬山。一方其嫡系何健劉興江左江右兩枝兵。由皖由贛。兼程東發。取安慶。攫蕪湖。驅逐皖府委員。把持軍民兩政。在武漢之唐派黨羽。又故爲張大其辭。盡量宣傳。不曰皖人籲請何健主政。即曰劉興前鋒已到南京。此時唐派之氣燄。眞不可一世。而寧方軍人。聞此消息。羣情固早爲之大譁。武漢諸領袖。談及此事。則又莫不頻頻搖頭。表示莫可奈何。尤有一巧事。適其時孫傳芳大舉過江。南京危如壘卵。雖經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諸人之努力。短期平定。但當時寧滬一帶。則遍傳孫（傳芳）唐（生智）之間曾有聯絡。言者鑿鑿。難明究竟。詢諸當道。則謂爲好事者過甚之談。然試一考察當皖府委員逃寧之日。棲霞龍潭喋血之會。彼李（宗仁）白（崇禧）等對此局勢。其中心感想如何。當必有恐懼懊悔與悲憤。千思百慮。不可告人之隱。存乎其間。幸而孫傳芳計失背水。南京轉危爲安。國民黨各領袖離久思合。曲意聯絡。所謂特別委員會成立。新政府出現。唐氏遂暫止其東下之兵。另換手法。刻下議論國民黨法統。爭持武漢政治分會地位。支配安徽省政府人員。俱爲將來另一局面之張本。而前此哄傳一時之唐軍東下問題。總可算暫告一段落矣。

△和平到幾時　（三）國民黨武漢派各領袖對唐之感情。如彼。寧方軍人等對唐之心理又若此。上文既已言之。惟此等情形。或爲記者個人之觀察。或得自間接事實。而證明。彼黨中領袖與寧派軍人。則尚少露骨之表示。接觸於吾人耳目。有之則惟李濟琛之一電。蔣介石下野後。各方挽留文件甚多。上月五日李濟琛亦有一通電。全文長萬餘言。傳者謂出戴季陶手筆。北方各報。以其太佔篇幅。多未登錄。該文大意列舉五項理由。力主留蔣。其中直言國民黨毛病。與意有專指者。語句甚多。而尤以對唐生智最爲露骨。雖未明書姓名。然識者一讀其文。即知專指唐氏。李濟琛爲桂派之健者。今又得與張發奎聯合。其地位關係將來南方局面至屬重要。茲摘錄其電中有關詞句如下。以見李之態度。（一）道國民黨毛病者「…抑濟琛重有憂者。我國今日之最大危機。莫甚於國人對於黨國之重心而有懷疑。以致信仰無所寄託。意志無從集中。其故則由於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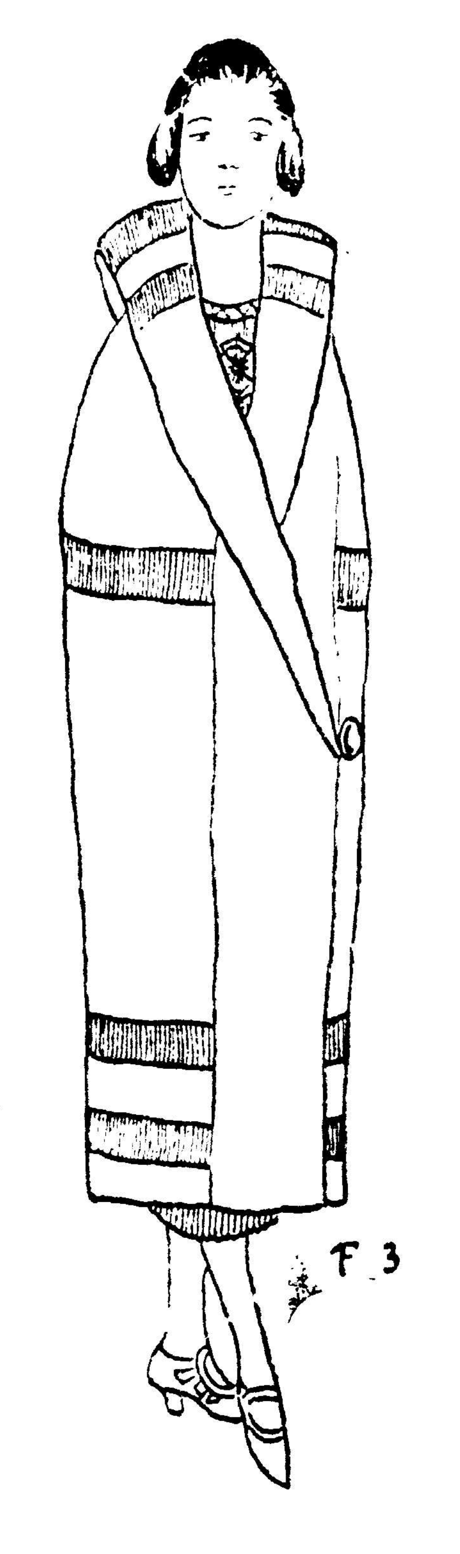
之不明。朱紫之不分……」（二）意有專指者。「……今使吾黨不察。……寧不爲仇讐所快意厚貌深情所取資。……」……吾人撫今思昔。當其督師北伐後收復湘鄂。醉心割據者。尙懷首鼠蓄謀破壞者。日肆詆諆。假令進兵稍一猶豫。遲衞不即克復。共賊愈益披猖。則武漢已變爲蘇俄之附庸。……」……主張擁汪而猶爲倒蔣之運動者。亦必非誠意擁汪。皆不過以最惡劣之心理。取媚一心中領袖以爲個人勢力之附庸而已。……」以上各辭。讀者思之。當能想見李濟琛對唐厭惡之情。而統觀上文所敍。今後南方局勢。各派如能綏一口氣。則必另有變遷。且唐生智一方自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事事與之違忤。其軍隊在皖。贛者。又得寸進尺。而其二三黨羽之將官。方躊躇滿志。盡心經營新得地盤。其自處也如此。而其環境又如彼。是則長江上下游。今日不澈底的和平空氣。果能維持到幾時。吾儕局外人。殊不敢下一斷語也。

△蔣介石之前途　各方對唐生智之關係。既如上述。吾人試再綜合判斷。並測將來。記者敢言（一）寧漢雖號稱合作。但最近局勢對內問題。依然急於對外。換言之。即長江問題不解決。恐一時難圖對北發展。（二）蔣介石雖名爲下野。且已作扶桑之遊。但其政治活動。仍屬積極。倘南方現狀一有變化。彼或即挺身而出。再事週旋。以上兩項。前者顯而後者微。前者容易觀察。後者尙屬密幕。茲就記者所知。再爲述之如下。

長江問題之癥結。全在唐生智。果唐氏應付而善。干戈或可化作玉帛。不然則唐寧之間。終必出於一戰。至決裂後之勝負。惟屬吾儕局外人。雖不敢爲下一斷語。但讀者試留心上文所記。並察唐氏近日之環境與南方軍人之心理。則成敗之數。當亦不難推知其一二。至言蔣介石氏。近居日本。表面上固祇嘯傲林泉。玩賞風月。且其籌辦與宋三姑娘結婚之事。早已甚囂塵上。世人不察。或以爲彼此行專圖再作新郎。欲成甜蜜好夢。而不知彼之思想。固未嘗忘其所謂「爐火針氈」之生活。而處處仍爲再起的準備。讀者疑吾言乎。請觀其「告別黃埔同學書」（連載本月五六等日大公報）便可爲吾言之一證。該書內容茲不必贅。核其立義。爲積極非消極。爲暫安人心。非眞正長別。再摘其警豁顯明之語。如責黃埔生與軍官派團結也。則謂「……我們只應問人現在是否革命。不必問人從前甚麼派系。保定學生。原是黃埔的先進。……這保定與黃埔的口號。明明是野心家提出來的。要使我們黃埔敎官與學生不能團結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勢力。自相分裂。然後野心家方能從中操縱。……」如解釋本人並非一去不管也。則有「你們如果因我去職而起了恐慌的心理。以爲從此將失所庇蔭。無工作可做。甚或以爲我已拋棄了你們。置你們的前途於度外。那眞是莫大的錯誤。……」「……我此次出洋。決非拋棄你們。我的身體暫時離開你們。我約精神永遠依看你們」等語。總之。細閱此文。蔣氏一種「以退爲進」之情。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又據消息靈通之某君告記者。蔣氏日前過滬。不但何（應欽）白（崇禧）等與之密計連朝。即陳調元夏斗寅二人。亦獲得意外保全。此事經過。容當另紀。又聞蔣氏此次赴日。除商量婚事與暫避待時外。與南方外交上。亦多少有點關係。談者謂黨軍一年以來。固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而蔣介石一到南京。對日空氣便較緩和。未幾更見戴季陶之行蹤蹀躞於東京市上。此過去之一段因緣。已頗耐吾人尋味。是則蔣氏今日之行。與南方將來之對日方針。或不無取捨變易之處。究竟眞相如何。且留待以後證明。

△寧派諸將心事　蔣介石個人之用心。既若此。而彼寧派各將領之態度則如何。直截言之。南方局勢之所以至此。彼唐生智一人釀成之也。蔣

介石之下野也。世人固明知不由津浦之戰敗。不爲上游之威嚇。致命之傷。乃實因其部下李（宗仁）白（崇禧）之携貳。蔣既以此而去。曾幾何時。又烏能不顧事實。不問向背。而冒欲再起乎。欲明此故。先敘情由。世間萬事。往往因方成果。果即爲因。南方今日即恰好用此語之證明之考。寧將領當日之反蔣。一則在欲改善地位。再則實由惡其專擅。然蔣氏既去。唐更相逼。贛皖進兵。幾臨城下。一方南京之財政「阿拉」拉腿。北路之敵兵又大舉渡江。此時之白（崇禧）李（宗仁）一面既不能不盡力支撑。然一面則實外強而中悔。兼之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各要人又貌合而神離。北面既不能發展。西望又滿路荊棘。何應欽原蔣氏嫡派。棲霞戰畢。遂全部撤兵常州以東。坐觀時變。李濟琛固桂系健者。然自張發奎回粵。前途即日趨於黯淡。且李（濟琛）氏留蔣之電文言之實頭頭是到。白（崇禧）等所居之地位環境。又步步爲難。以此種種。故李（宗仁）白（崇禧）等對蔣之芥蒂已漸歸淡漠。一方對唐之情感。則又日趨憤激。故長江局面無事則已。有事則蔣必出。蔣出而皖贛一帶不免再遭兵戈。此或國家氣運之嬗變有非人力所可挽回者歟。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王可莊之室林夫人八十生日　蘇戡

忍會館我斜街日親見事親共賢匹留得憂天杞婦心
隕及宗周更奚恤八十持門健實難兒孫繞膝競承歡
海山縱遣稱觴隔却感平生酒未寒

逸塘先生五十生日　蘇戡

逸塘用世人五十居閒地豈無髀肉歎自詭時未至時
至當云何奈此囊底智控弦雖不發天下識猿臂世途
無萬全欲取宜有棄以我之下駟當彼之上駟一敗而
兩勝老算得深味中年惜精爽勿使疲人事孫武誠難
追孰能比田忌

九日釋戡約江亭登高賦詩奉謝　樊山

身兼三嬾掩荊扉枉把秋心寄翠微高處爭如平地好
新來祇覺舊人稀黃花僧院何今古紫稼歌場有是非
不遇炮媧誰補恨情天一角又斜暉

丁卯九日釋戡招集江亭分均得陶字　纕蘅

黃塵車馬任勞勞暫借清尊散鬱陶僧話微憐朝士少
陣雲偏逐塞垣高將軍射虎原無敵詞客題餻也自豪
報答秋光殊不易故應好事屬吾曹

汗血　若飛

汗血權奇命不勝伴人哀樂百何能竟無江海供飄泊
漸有山河感廢興簫鼓畫船前度好霜華明鏡隔年增
為誰盧雉登場去一喝猶堪博十朋

飲酒　若飛

明月光稀燭跋多高堂酒熟夜如何試收狂客窮途淚
來聽傭奴擊筑歌春雨樓臺誰按舞夕陽關塞自橫戈
百年興廢非吾事且向銀尊借醉酡

夜與秋岳露坐　釋戡

坐久槐黃落茗甌。隔池脩竹聞靑啾。猶嫌叢樹遮佳月。便倚危樓接素秋。玉宇無塵千戶白。金風飄露一庭幽。流年換去吾何惜。淸景當前已不留。

春日雨後獨游大鐘寺（寺鐘鑄華嚴金剛二經姚少師造沈度書）　農聞

燕入金陵王氣終。北都奠鼎地圖雄。鐘文猶認前朝綠。佛法難銷刼火紅。（寺東廂去歲燬於軍）古道斜穿遼故郭。唄音徽度殿頭風。登樓獨攬西山勝。千古荊駝感正同。

權滿城百日得替因成短律七首（錄四）　誦洛

官短良如客。歸休亦灑然。來時梅子雨。去及菊花天。豈有循聲著。虛勞廣譽傳。兒童迎竹馬。後約儘纏綿。

曾未紓民力。吾謀亦用疏。相期勤稼穡。時與歷菑畬。琴急絃常絕。文繁蠹所儲。自憐能事少。終是不材樗。

文獻傷湮沒。伊誰更補苴。三長原未具。一諾竟成虛。城郭干戈後。人民賦斂餘。乾隆全盛日。回首意何如。（縣志自乾隆迄今無重修之者）

餘事唯詩酒。高吟淺醉時。故應賢博奕。聊以慰勞疲。小閣招涼月。孤亭坐碧漪。山城好風景。蠟屐更何期。

將自大連移居津沽　伯行

呼僮竟日趣行裝。一度遷移一度忙。弱女牽衣含笑問。癡憨猶認是還鄉。

慰育季一首（丁卯九秋月圓之夕恰爲育季歸我十有五年初度）　逸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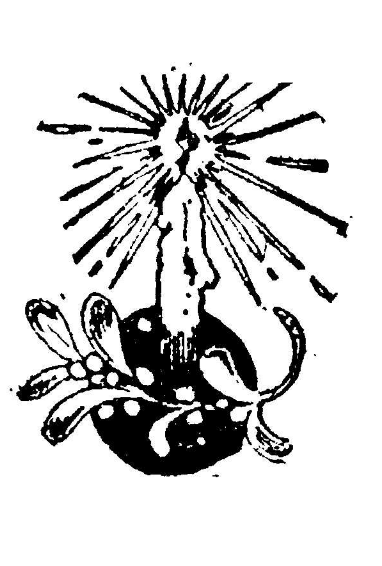
佇苦停辛十五春。同心廡下亦前因。黃花晚節秋容好。宦海如卿亦幸人。（余嘗戲謂以亞妻躋繼室頗如憲法中大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之規定）

香山山行口號　釋戡

雨過風飄飄。香此萬松鬣。一徑窈然深。苔錢濕幽屐。

安公子（丁卯九日偕盦次公禊集厲齋限調賦詞余以行邁沽河苦不能與倚此報之）　仲堅

海氣連關嶺。夕雲重疊千林暝。撲地胡塵森壁壘。促霜風淒勁。望迤邐沙洲數遍歸鴻影。臨路檣滿眼江楓冷。念故人何處。應是危闌慵凭。隨分訓佳景。綺才消盡寥淸境。載酒尋詩無好計。老斜川陶令。奈獨對黃香菊豔添愁病。收布帆減郤登高興。況四野商歌。斷腸不堪重聽。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張廣雅有拜壽伯茀翰林富墓詩云賦斷懷沙不可聽宗賢忠憤薄蒼溟剩向燕市躭沈醉莫使重泉歎獨醒伯茀竹坡長子光緒戊戌進士庚子都城陷與弟貴字仲茀官筆帖式者均殉難士論惜之伯茀少承家學且有逸才所爲詩多散佚自書古意一首云良人征戍久聞說到遼陽盼盡三春暮空回九曲腸昨宵驚遠夢今日怯空房欲寄相思字天邊雁數行又答吳彥復云故人天末問平安拈筆臨風意萬端浩刦華夷同苦毒危時仕隱兩艱難皆佳彥復出竹坡門下有送沈子封太史入都詩其末句云西風落葉長安道倘遇唐衢爲寄聲蓋謂伯茀也

老友錢塘張今頗錫鑾近代武人中之能詩者君以游幕起家固非純粹武人也開府瀋陽時曾有句云庭前古樹老於我天外斜陽紅上樓頗爲一時傳誦豪飲善騎遼東均以快馬張呼之所著有都護詩存海藏序之極稱其爲人余於淸季丁未戊申之間與君共事瀋垣甚契君寫示所作甚夥春日舟中作云岸柳何由綠天涯思殺人扁舟江漢客五載別離身歲月高兒女乾坤老戰塵流年驚過鳥蒼鬢又逢春悼姬人兩律之一云入室窺明鏡嗟余漸白頭一官成落落長日去悠悠彼美之何處斯人不可留返魂香易爇無淚洒松楸九日登鎮海樓云鎮海樓高夕照黃海天入望思茫茫魚龍出沒爭銷長日霾風雲互莽蒼駭目塵沙三萬里浮生六十一重陽諸君漫灑憂時淚且對茱萸共舉觴其自團防暮飲歸營作云薄飲村醪趁醉歸長河一帶晚烟圍暮天風緊雪平野匹馬衝寒山欲飛余曾笑語君曰此眞不愧快馬張矣相與浮一大白

同里蔡孟翔耀年[illegible]先君及門弟子其尊人炳之先生

鱗文行五。　先君每稱爲蔡五先生而不字。蓋當日共客保陽時文字莫逆交也庚寅歲　先君自保陽歸暇時輒誦與先生唱和之作。記其疊和　先君贈別原均四律中有句云。八年棄我一相聚。千里送君兩奈何。寄語歸途須鄭重。杏花天氣嫩寒多。一往深情交期如見。兩家子弟如何可忘。　先君詩稿中與先生唱酬最夥。惜全稿佚去。尙待尋覓。先生爲樸齋先生家璠之最幼子。樸齋先生則彭剛直公受知最深之恩師也。蔡爲吾肥梁園鎭望族。剛直太公。曾任梁園巡檢。故剛直自幼即從先生游。時年不過七八歲耳。先生及其夫人愛之特甚。宛如家人。剛直顯達後。曾專人賚數千言親筆手書。媵以重金。爲先生壽。歲時餽問不絕。先生公子數人。從政在外。亦多爲剛直所汲引者。當時師弟書簡往還。拜有詶唱之作。　先君子每持示不肖曰。此老輩風義也。小子其敬識之。今此稿亦無從覓矣。五先生又有次工部秋興八首。蓋和李養眞觀察者。近由孟翔鈔示。詞繁不備錄。但如京國三秋空射策。（三試京兆）家山十載別浮槎。（居近浮槎山）又豈眞冀北無良馬。（燕地客居已經八載）轉向江東逐野鷗。（近有粵東台灣之行）皆能自寫身世。不肯人云亦云者。孟翔少負文名。歷佐幕事。作宰雞林。尤著政聲。其武昌客中感懷詩有一江風雨奈何天之句。頗爲友人傳誦。異日當索窺全豹也。

海寧王靜安觀堂集林遺著。海內流傳久矣。君本不以詩名。顧於詩學亦致力素深。偶有所作。都饒妙緒。題梅花畫箑云。夢中恐怖諸天墜。眼底塵埃百斛強。苦憶羅浮山下徑。萬梅花裏一胡牀。嘲杜鵑云。去國千年萬事非。蜀山回首夢依稀。自家顧作他鄉客。猶自朝朝勸客歸。他如朝陽承月上。遠樹與星稀。小松如人長。離地四五尺。螢火時從風裏墮。雉垣偏向電邊明。詩緣病輟彌無賴。憂與生來詎有端。天邊遠樹山千疊。風裏垂楊態萬方。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水聲粗悍如騎將。天色凄涼似病夫。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秖益疑。溟海巨鵬將徙日。雪山大道未成時。蓬萊自合今時淺。哀樂偏於我輩深。皆一洗凡響。雖專家爲之。亦弗逮也。上虞羅叔言振玉有集吳梅村句挽君聯云。故人慷慷多奇節。書卷消磨絕可憐。甚佳。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月廿一日起至廿七日止）

寧漢開戰後之大局

寧漢開戰以後。當然影響及於全國。關於戰事情形。具詳後節。茲所紀者於大局關係何如耳。查唐生智本非國民黨人。且曲寧謂合於北方性格之軍閥。早年在趙恒惕下充團長。已有野心。所部亦訓練較精。夙昔頗崇拜吳佩孚。吳亦優遇之。去歲倒趙。志只在督湘。吳不之許。迫而投黨。當時爲之奔走者鄂人劉文島。而爲之請容於黨軍者則陳銘樞之力爲多。陳與李宗仁白崇禧皆以保定軍官學生之故。深相結納。唐亦同學之一。故陳白爲唐極盡扶植之力。詎唐既入鄂。排陳而去之。所爲又多驕妄。方其與蔣介石齟齬時。一以利用共派勢力如贛湘鄂各地受農工分子之擁。唐實首應負責。唐在長沙武漢迭有「反共產即是反革命」之演說。其辭猶可覆案。國民黨一部分領袖不得志於寧蔣者。至擁唐爲護黨之神。依阿備至。其後反共潮流。澎湃江漢。唐乃一反其平日之言行。而以殺戮共產黨人爲固位示威之計。被殘害者何止千計。蔣介石見武漢反共名義已失。乃決然退讓。下野出洋。於時武漢之師。侵凌皖蘇。唐氏氣焰不可一世。曩昔依唐自雄之一部分領袖。有稍稍覺悟者。遂定仍行召集第四屆執監大會之議。以杜漢方口實。此際唐之處境。已屬至危。乃唐仍不悟。對程潛朱培德輩胥不相容。而於向來反對蔣介石之張發奎。亦迫其間關返粵。不復更能爲唐張目。卒自陷於四面楚歌之中。舉世皆敬魯滌平之在鄂西。朱培德之在九江。皆足以劫制唐之運命。就大勢測之。唐之地位。殆已甚危。總之唐氏爲人。純一野心軍閥。國民黨人從前利用之。根本上已是失著。蓋唐既一以個人權勢爲可。欲舉凡釋迦牟尼與列寧。且可隨手拾取。供彼利用。其他何所爲而不可。唐與吳佩孚孫傳芳。久有合作之



牽制唐生智之人物

魯滌平

醞釀。失意政客無聊軍人奔走其間者已非一朝。其對北方則與張宗昌確有信使往還。與奉天亦經由山東接洽。特具體辦法迄未確定。今後如果漢寧戰事。迅速解決則已。否則唐吳孫張之聯合。終將有所表現。至其事之影響全國，更不待言矣。又如漢敗寧勝。則前途有何變化。亦復難言。蓋漢寧戰事之後。台當然與蔣介石有關。而西山會議派迄今猶不贊成

迎蔣。蔣果不出。諸將是否可以悉受軍委會之安排。蔣即出矣。又是否能統一南方。此皆事之不易判斷者。緣國民黨現至少分爲四團體。而純共產黨不計焉。西山派一也。舊南京政府下之黨部二也。武漢政分會下之黨部三也。宋慶齡陳友仁所代表之團體四也。除第四者與共黨合作外。其餘三派莫不以純正國民黨員自居。故有三派合作之南京特委會。然既合作矣。仍不足解黨內糾紛。於是有召集第四屆中執委員大會之議。而會議未開。戰事已起。則是雖中執會亦不足解紛糾。而必訴之武力。謂武力眞足以解決黨訌。又且不可必。何則國民黨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乃純然理想之談。事實上殆不可能。治黨且不可。更何有於黨治。然此種夢想一日不打破。則大局一日不得解決。誠以孫中山主張之國民會議。原非一黨包辦之物。而國民黨既自認有一黨專制之能力。故年來迄無人提及國民會議。而非國民黨方面之希望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者。終亦莫由實現。今後因漢寧之戰。而東南更添許多新問題。北伐成功。益不可期。而奉方之力。能否平定豫晉。已在不可樂觀之數。謂將南征順利亦恐無有是理。是則舍以國民會議解決大局外。更有何法。其事有無動機。當視漢寧戰後與南方大勢如何矣。

牽制唐生智之人物



朱培德

汪精衛與蔣介石

勉強求今日國民黨之中心人物。自惟汪精衛與蔣介石兩人。汪氏向爲漢府中堅。後由滬漢西山三派合作。設特委會於南京。汪與其議且同意焉。謂將以是統一全黨。乃汪氏議定即去。去而之潯。展轉赴漢。漢口又日言擁汪而反對南京特委會。此在汪氏當感苦痛。蓋他人可反對特委會。汪則不能也。寧漢情勢險惡。汪突於二十四日到滬。越日以寧漢間接洽中央會議事各電交報界發表。並披露漢口議決案原文內容。爲在開中央全體會議時預定議案。(一)除以下修正外。追認九月刪(十五)日寧臨時會關於特委會議決案。(二)中央常務委會已除名之常務委員名額。由執行委員補充。(三)釐定常委會特委會權限。(四)恢復監察委員會。(五)特委會酌加數委員。(六)特委會之常務委員加二人。會議時臨時推主席。(七)中央各部改部長制。部內仍設委員會。(八)於必要地點設特別分會。釐定中央與分會及分會與各該省黨部權限。(九)釐定中央黨部與政府及地方黨部與政府之權限。(十)釐定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十一)設國民政府主席由特委會於常務委員中推任。又議決。(甲)軍委會主席團設常務委員三人。以現不帶兵者任之。(乙)釐定兵額。核實兵數。各軍不得擅自增減。(丙)統一各地兵工廠。由軍委會釐定辦法。又發表蔣(介石)覆彼蒸(十日)電。內言此番挫折。彼此均不能辭咎。此後挽救。均在汪一人。決不能如彼一辭了事。過去之事。無論是非

誰屬。在汪未能盡指導之責則不能諉於他人云云。同時發敬(二十四)電致譚延闓孫科伍朝樞及四指揮言到滬始知起戰事。與孫在漢所議及寧方元(十三)電所贊同者不符。現戰事旣起交通頓塞。滬漢等處執監各委員無從齊集則下月東(一日)開會之約難如期。彼惟有俟開會時始來出席云云。隨於二十六日赴粤。然汪發表各件由白崇禧之司令部命令各報止登。可見滬寧對汪感情之劣。惟汪在粤有張發奎與彼同情。而李濟琛又早有汪蔣並出之主張。或者於寧漢戰事逃出旋渦。為他日與蔣氏提攜地乎。惜其聲望信用固已大不如前矣。

將與蔣介石結婚之宋美齡

蔣介石之宣布下野。本不過以退為進。暫時休息之辦法。固已舉世週知。蔣與宋美齡之婚事已得宋母之同意。宋子文夫婦已由東回滬。為美齡準備出嫁。是蔣之歸國自不在遠。而其日來在東京之活動乃益可注目。據東方社東京二十三日電云。滯留熱海中之蔣介石。午後四時十三分偕劉紀文陳方之孫鶴皐抵東京驛。備受中日兩國民歡迎。即卸裝帝國旅店。又東京二十四日電云。二十三日夕入京之蔣介石發表一文。題為「告日本國民」。大意如次。

不佞來遊雖為日尚淺。而觀於貴國國民對中華民族之觀念。無彼我之別。充滿平等之精神。已得極親愛之印象。貴我兩國之關係。孫先總理常以兄弟之國相許。相信貴國國民希望中華民族之自由與獨立。必較他國為更切也。然則貴國朝野如徹底諒解我國民革命運動。對之與以道德上精神上之援助。不利用舉國民所痛憤之軍閥。以阻撓國民革命之進行。斯即對我國民革命運動為莫大之助。同時且為兩國根本親善之要諦也。如是國民革命之完成。得使兩國益加睦輯。俾貴國在東亞之地位益形安泰。同時或得以貢獻於世界之平和乎。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於民族歷史上。革命精神上。抑於世界思想趨勢上。必可完成。無論如何之強權必不得永久抑壓阻撓之也云云。

續據東方社東京二十五日電云。蔣介石本日偕張羣殷汝耕同赴出淵外務次官之招待。外務省方面出出淵次官。小村情報部長。有田亞細亞局長等列席。交換種種之意見。午後四時蔣在帝國飯店邀中國留學生約四百名。開茶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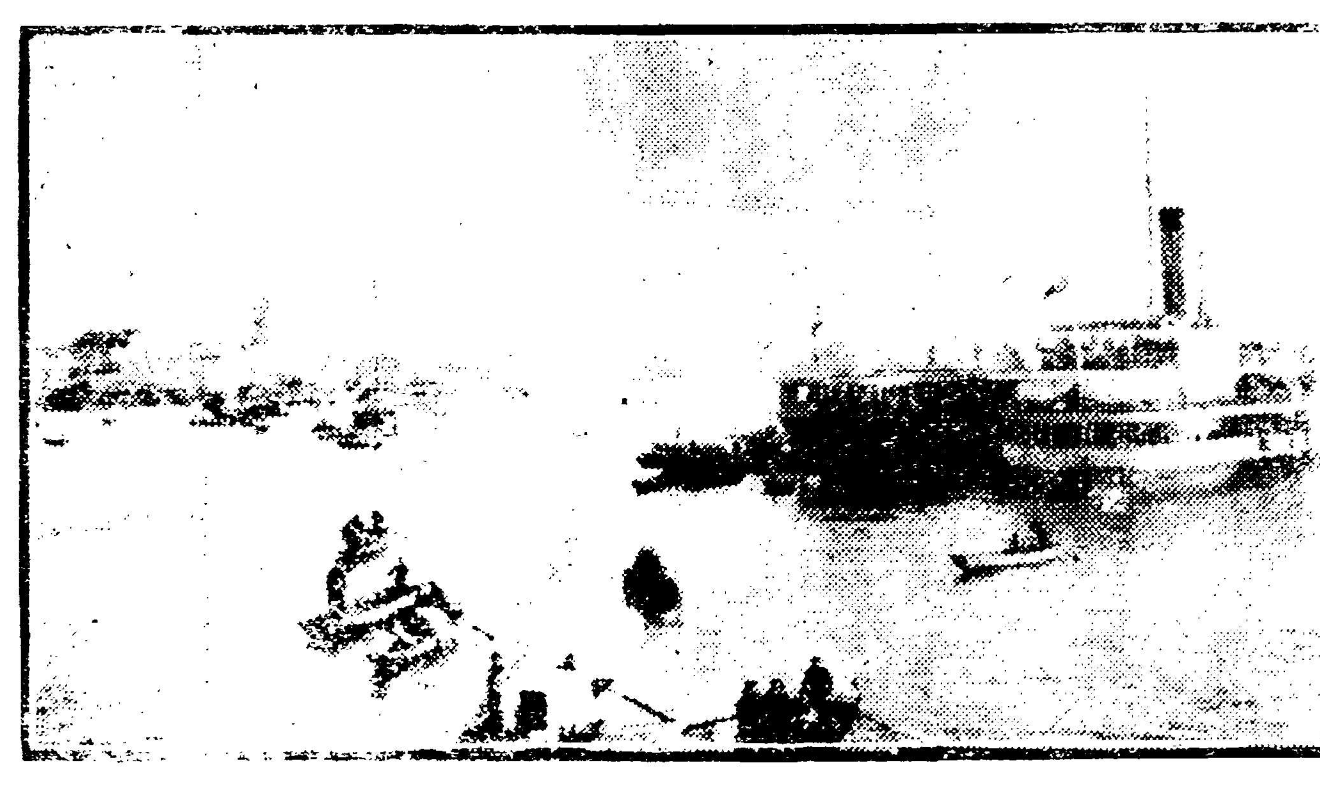
又電云。澤老子爵。日本在麴町之事務所與蔣介石會見。由蔣為述中國事情。歷一小時。

又東京十月二十五日路透電。本日蔣介石將軍在東京開茶話會招待國民黨左傾右傾各份子一百一十二人。蔣將軍發言云。國民黨已預定接受日本蘇俄或任何強國之助力。藉可達其目的。彼對於國民革命之此次失敗。歸咎於共產黨無思想之舉動。蔣將軍誓言彼必竭其餘年將革命事業底於成功云。觀蔣氏對內對外之種種表示。其即欲出而擔當國事之意旨。蓋已昭然若揭矣。

寧漢開火

寧漢形勢在一月以前。即甚緊張。嗣以奉晉戰起。稍有緩和。赴漢接洽之

孫科伍朝樞返寧後。東南軍事。已有調動。第表面上祗言北伐。不認對唐。迨二十日寧府緊急會議後。始正式宣布討唐。先解決長江。再圖北進。醞釀已久之江戰。遂從此爆發矣。軍委會呈請討唐生智之報告要點。(一)唐生智令劉(興)據蕪湖。勒欵。重兵進駐東西梁山。近復力阻大橋。在潯沚築堅固工事。對張發奎部。視同仇讎。(二)唐謀攘政權。在兩湖省政府黨部佈置私黨。國民政府不得過問。(三)唐在湘勒索殷富捐千餘萬。一年間軍隊由一師擅自擴充至九師三旅。近復藉省防軍之名。又擅增軍隊六師十獨立團。把持漢陽兵工廠。(四)武漢清黨後。隱藏共黨董用威夏曦等。彼此利用。寧府根據上項報告。於二十日緊急會議後。下討唐令。原文云。據軍事委員會呈。唐生智乘政府大舉北伐。閻馮兩總司令共同出兵之時。勾結口口口口。陰謀破壞黨政府統一。確鑿有據。並臚舉其把持財政。剝削人民。擅增軍隊。竊據湘鄂皖省政府。並於清黨之後。復用共產黨員。狠狽為奸。種種罪狀。呈請懲辦。唐生智著即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依法治罪。所部軍隊各將士。務宜安心服役。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切切勿違。此令。令下後。程潛部首先在潯沚與劉興部接觸。同時陳調元軍亦向蕪湖出動。劉興自動離蕪。臨行由中交等行提去現欵十餘萬元。地方尚安。劉軍向英霍撤退。何健軍退桐舒貴池附近。有激戰。江面聞砲聲。海軍上溯者共七艦。一魚雷一留蕪湖。七艘達大通。白崇禧到蕪。旋又返寧。朱培德部在九江湖口佈防。準備夾擊唐軍。朱軍集中南潯路者。聞共有四師之衆。寧軍二十五日過大通。佔安慶。聲勢極盛。南京討唐兵力甚雄厚。當黨軍自粵出發時。共為七軍。加唐為八軍。七軍中李福林之第五軍。始終留粵。故在外作戰者共為六軍。而此次除蔣光鼐之舊第四軍在閩外。其餘五軍。皆參加戰事。程潛李宗仁總其成。故可視為由粵出發之黨軍全體。擊新附之唐生智。至於舊湘軍。譚延闓主張討唐甚力。程潛已任總指揮。趙恒惕雖未參加。但葉開、賀耀祖。皆為趙部。故湘系各軍。亦不啻聯合討唐。上游之魯滌平部。又復順流東下。有覬覦武漢之心。故唐之地位。頗盛孤立。所可注意者為廣東態度。但據二十四日港電稱。粵方徇寧之請。決以李福林為總指揮。討伐唐生智。已開始行動。廣州大軍雲集。李(濟琛)張(發奎)兩部各嚴自檢束。張部集中自省至惠州一帶。潮汕李黃部。仍源源返省。黃(紹雄)部集中西江及廣三路。李部駐省防軍。調集肇慶。張黃李連日商討唐計畫。將發宣言云云。粵方之態度既明。李張黃各軍行將由韶關入湘。唐又多一勁敵。馮玉祥因隴海多事。自顧不暇。對寧漢雖均敷衍。但絕難望以實力協助任何方。且馮唐本不睦。與其謂馮聯唐。毋寧謂馮仍傾向南京。所以就戰事初起時形勢觀察。兩湖實處於四面受包圍之形勢。唐軍支持已覺不易。乃滬電傳稱。何健復有反唐之意味。且謂業受南京接濟軍餉百萬。是否為寧方宣傳。固不可知。然何在湘將領中。本擁譚之一。譚既討唐。何聯寧攻漢。



唐軍退出地點一（蕪湖）

非絕對不可能。且傳何意在攫取鄂省政府主席。與寧方業有成約。則反唐事或有因。果其實現。江戰當更不難解決矣。寧將領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已聯名電蔣介石。請其歸國指揮。蔣尙無表示。歸國亦未定期也。津浦路賀耀祖任指揮。廿二日率師長谷正倫楊永清到滁州。向滬寧路借兩機車過江。六合江都間。裝設江北長途電話。供軍用。費自省撥。與明光北孫軍李寶章部相距百餘里。對此路雖未必進攻。似頗注意防守。寧杭兩路。留何應欽軍駐紮。亦所以固後防歟。至外間傳說唐將聯絡奉魯一層。亦屬莫虛有之談。蓋唐於十三日尙致晉閻一電。贊成北伐。原文附錄於此。以見一斑。太原閻總司令勛鑒。奉讀江（三日）電。祗悉宣誓北伐。師行在途。莫名欣忭。溯自辛亥以還。封建軍閥。奉帝國主義如神聖。視億兆民衆若馬牛。或思帝制自爲。或冀復辟重現。或託詞聯盟自治。而割據疆域。或假名武力統一。而僭竊首都。或利用傀儡以綏靖議之衝。或悍然親政以爲賣國之地。此人民所爲疾首而死。軍閥之覆亡。乃不得不基於民心之憤怒。稽諸往跡，敎訓昭然。我國民革命。順應世界之潮流。默察人民之需要。移師湘鄂。吳□土崩。轉旆皖寧。孫□瓦解。不期年而軍閥之殘存者。僅□□□耳。似此塚中枯骨。臨之以我公百戰百勝之義師。一鼓肅清。直指幽閻事也。引領北望。鵠候捷音。特復。唐生智叩元印。



唐軍退出地點二（安慶）

北方戰局

長江軍興。北方戰局所受影響至大。一般人皆知此次閻馮聯合戰奉。其後方所恃，爲接濟餉彈者，爲寧。而北上津浦。牽制孫張。分直魯兵力者。亦爲寧。今寧漢戰起。論接濟。寧自顧不暇。論出兵北上。恐更無是力。近日寧軍之北上滁浦。當爲防阻孫軍之南下。作用祇在消極。甚難望其北展。故閻馮地位。殊感困難。閻馮之任今日。在攻戰不利之後。盼望援助。不爲不亟。而馮餉彈兩乏。應付尤艱。自歸德以至考城。戰未嘗有利。開封鄭州之能否久持。以其地理上之關係。亦屬疑問。苟非其嫡系軍隊。悉數開出。似難遏直魯軍之西進。惟財窮如今日。馮能否調集隊伍。一決戰。亦爲疑問。據軍事家觀察。馮似終將一時的放棄鄭汴。退鄭州之

涿州戰事之後方要站

周口店車站

西。阨虎牢之險。以待時機。閻所居地勢。較優於馮。而財力械彈之接濟。僅恃一省之力。殊亦感有不足。苟時期延長。將益增困。現傳奉軍計畫。仍擬續進。所謂第二步作戰準備。漸將告竣。當局以此後晉地多山險。作戰利在用重砲之力。以之攻塞摧堅。此項重砲及砲彈。已準備不少。日內即由京運送前線。而最要關鍵。亦在視直魯軍攻豫結果如何。若直魯軍能驅馮出汴鄭。則可逕由豫入晉。屆時數路並進。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二次攻晉發動之期。尚非三五日內所能實現。至京綏方面。主力軍仍集張家口。現以京綏路附近。零散晉軍。未全肅清。擬俟門頭溝各處。悉數肅清後。再行發動。故門頭溝之搜山隊。亦已着手從事搜剿。京東北之騷擾。當局殊不認為係晉軍。且亦以為不久可平，目下北方軍事。可注意者。仍在涿州與隴海兩路。茲分述之。(一)涿戰自奉軍包圍縣城以後。曾兩度猛攻。但迄未得手。晉軍始終據城抵抗。二十六日張學良到松林店視防。隨返保下令。二十七早遂為第三次攻擊。據官方宣佈。是日午刻。城已攻破。奉軍正入城搜索。繳晉軍槍械。但正式報捷電。迄未發表。涿城究竟已否佔領。尚待續報。此路如果解決。則京漢軍事。或可告一段落。京綏方面官報亦稱二十七早佔領柴溝堡。晉軍退大同。確否尚待證。保定以西奉軍業將阜平淶源等處佔領。惟紫荊關一路。終須待涿州解決後。方能肅清也。

防守鄭州之鹿鍾麟

直魯軍攻豫。自上週佔領歸德後。二十一日克新舊考城。二十二日克蘭封。佔杞縣睢州。直逼開封。據濟南來官電。謂開封已於二十四日被佔領。鐵甲車隊突過韓莊。距鄭州僅百餘華里。馮軍向鄭州總退却。已無戰意。但據外人方面消息。則稱馮之主力軍集中鄭州者有五萬。鞏縣兵工廠趕造彈丸極忙。條大約馮魯決戰。當在鄭洛間。至馮部之退却。似因鄭州以東無險可守。故縮短戰線。團結實力。言亦近理。至駐紮豫東之舊豫軍。則投魯者頗多。魯軍長驅直進。得力於此不少。褚玉璞已移駐歸德。俾便指揮後方防務。則留許琨在徐州坐鎮云。

南北外交與內交

南方所謂外交。祇有漢口英租界問題。地方當局。尚有所談商。英人希望收回租界。既如前刊所載。漢口英領果於二十日函交涉署。有所指責。意在推翻陳阿協定。據國聞社漢口二十四日電。關於第三特別區問題。交涉署對英領號(二十日)覆函。尚未答覆。聞雙方已非正式接洽。可有合理解決。英自由黨韋德爾士藻(二十三)到漢。聞已從事斡旋本案。又天津大公報(二十四日漢口專電)第三特區問題。聞雙方正非正式接洽陳阿協定合理的補充。韋德爾士藻(二十三日)到漢。亦參加接洽中。故交涉署對英領事號(二十日)覆文。刻仍未覆。其結果如何。尚不可

知。北方在月前。則以滿蒙問題。最堪注意。日本對於滿蒙交涉。早希望續開。山本來京以後。重開之議。與奉張諒解之說。日方尤樂於稱道。惟奉方要人對此。似始終慎重。尙未有准許續議之表示。日方希望何日能達。不能預料。但此案困難頗多。不易即決。事實上極爲明瞭。不過田中內閣之奢望。決非僅此。據東報載稱。田中之滿蒙積極政策。除已表現於滿蒙交涉之條件而外。於南滿鐵道會社所已獲得之權利中。尙有以下之五大方針。(一)爲謀發展日人在滿貿易起見。促成輸入組合。決定融通五百萬元日金之低息資本。(二)支出工業補助金一百萬元日金。農業補助金一百萬元日金。商業補助金一百萬元日金。(三)依三年計畫建築廿井子之運輸煤炭碼頭。費用約八百萬元日金。(四)爲輸送煤炭起見。以一百萬元日金。建造五千噸之運煤船四艘。(五)鞍山製鐵之製產計畫。南滿鐵道會社近來資本亦極支絀。此實行此積極政策之資本究從何出。據消息家云。該會社擬於明年四五月在美國發行社債一億二千萬元日金。即以此爲財源。而舉行一切新建設。最近美國資本家拉門德赴日。即爲磋商茲事云。至對華所要求之六大鐵路建築權。聞其資本亦由此而來也。

此外修約交涉。中日復全停。其故係日館參贊重光葵奉調回國。中國委員唐在章因事回南。遂致兩星期來。一未能開議。僅中法專門委員會議。正在進行。所議爲華僑護照問題。且每星期祇議一次。似亦未見有顯著之進步也。

越南海防慘殺華僑案。發生愈兩月。南北當局雖曾各向法政府交涉。迄未得有結果。其詳細報告。亦迄未見。本週間全國商聯會方接得越南海防華商會館密函報告。慘殺眞相。此函具有歷史價値。照錄如下。越南海防華商會館密函泣陳。爲越民慘殺海防華僑多命事。茲謹將本案前後經過情形。具陳如左。竊查本案發生。爲陽歷八月十七日下午六點餘鐘。肇因者爲一華婦與越民爭取道傍之公共自來水。至相詈毆。越警袒庇同類。嗾使越民毆打華婦。婦之親族出而排解。並遭毆傷。一時哄動通衢。攏集無數苦力流氓。但見華人經過。即捧石交投。迎頭亂擊。喧閙至數時之久。雖見陸續派出越警多人。而到塲者非特不加制止。反爲搜捕華人交與越民毆打。行兇羣衆。因益橫暴。迨至釀出命案。法警始徐來干涉。只見其略一舉手。呵叱羣衆。立即奔逃。如鳥獸散去。計是晚華僑被毆死者一人。傷者二三十人。越日即十八日上午。尙無舉動。迨至午後。越民復又聚集。于先夕肇事之塲。搜索華人而毆殺之。且發見有上流西式服裝之人在塲指揮。暴民聲勢益烈。法警偶來干涉。則稍却退。法警既去。旋復集合。而更有事之足異者。每有華人被越民攢毆時。法警見之。僅高揚手槍。虛聲恫嚇。雖續見華人被毆。至倒地死亡。莫肯鳴槍援護。而華人之聞難赴救者。反予拘囚。(現除保釋外。尙囚監獄者一十八名。)以此越民愈無忌憚。兇燄益張。計是日華人死傷之數。較先夕更夥。十九日越民凌晨即向華人攻擊。華僑孤立無援。慄慄危懼。逼得全體罷市閉門自衛。埠上固有華僑設立之鐵廠數家。各有華工數十人。欲出捍衛。皆爲警察禁止。是日派出之法警雖略衆於昨日。然遇事不肯鳴槍。如故。暴民既無所畏憚。益變本加厲。紛紛圍攻華僑住戶。凡被破門攻入者。室中無論婦孺老弱。悉遭屠殺。無遺財產。洗刼一空。其門墻堅厚者。即灌注火油。縱火焚燒。或越警開槍向屋內射擊。迫之使出。一時女哭男號。擧市若沸。滅門蕩產者。慘不忍覩。殷厚者皆以重資延乞法國人。以摩托車遷運眷口財物至

西人家藏匿。遭難脫險之貧民。皆由華商會館收容療治。贍養。華僑代表及多數僑紳巨商。日夕籲求本埠諸行政官廳設法保護。官廳輒以好言遣之。謂事即敉平。不必多慮。然卒坐視之。不爲添派軍警。二十日暴民聚者益衆。聲勢洶洶。焚殺搶刦。較昨益烈。法政府恐釀成其他重大事端。始派出大隊軍警。巡行彈壓。並下令遇變化。許開槍暴民肆刦正酣。一聞槍聲。即紛紛四匿。瞬息盡散。夫越民素稱懦怯。設於肇事之初。即以槍聲嚇之。亦何至釀成此非常之慘劇。斯可痛已。二十一日以後。市上自仇華聲浪而外。忽發生安南革黨起事謠言。暴民刦掠華人而外。凡犯及本國之富室。法政府至此始紛紛調集外兵。加緊戒嚴。認眞防範。捕治兇徒。仇華風潮。始逐漸平息。然而謠言日夕紛起。市面雖已寧靜。而華僑仍閉門潛伏。不敢貿易。迨得本埠省長允爲切實保護生命財產之言。華僑於二十九日始復開市。事後華僑一以本案慘遭死傷之人口。及損失之財產。須待調查。一以仇華之風既啓。來日可虞。須謀自保。一以難民流離失所。及自衛被拘之華僑十八名。未得省釋。須籌救濟。凡諸問題。均須籌備善後辦法。故特于華商會館組織本慘案善後會。以處置之。法政府恐其張揚。迫之解散。華商會館。復擬將本案死傷之華僑及焚毀之房屋。攝影存記。亦遭禁止。并取締報館關涉于本案之詳確紀載。蓋法政府對於本案。諱莫如深。嘗于事後擬作佈告。其措辭指稱本案爲華越兩民族之打架。本埠官廳特邀集華僑代表暨衆紳商前往調和。雙方各即息事等語。要挾華僑代表及衆紳商畫押其上。冀以瞞蔽中外。復要華僑代表等電告內地中國官廳。詭言粉飾其事。冀消彌于無形。幸華僑代表及衆紳商皆不爲威屈。堅不聽從。本埠警廳。對於本慘案之言論。取締極嚴。故今事後調查極難詳盡。茲查得本慘案內華僑之被越民慘殺者約二十八。（現查有名姓者十三人。至孤身作客之被毀屍滅跡者。不知其數。）被毆傷者百餘人。華僑住戶被焚刦者一百五十餘家。統計財產損失在四五十萬以上。罷市之損失。尙未計及。哀我留越之僑胞。既遭無幸之慘殺傷殘。猶須箝口結舌。不能伸訴。何我堂堂之國民。遂儕狗彘之不若。爲此泣血籲請。仰懇鈞部。俯念僑民冤抑。轉請外交當局。速向彼國提出抗議。嚴重交涉。並求迅派駐越領事前來。則我留越數十萬僑胞。庶有復蘇之望。僑民之生命。固等於螻蟻。無足輕重。其如我中華民國之國體何。泣血陳詞。伏乞垂鑒。再者本函係展轉間關帶至香港投郵寄發。者本埠政府專制至極。是以不能早日拍電呈報。（下略）因海防案發生。北京外部。會迭與駐京法使交涉設領事件。法使最後答復容俟法政府訓令再磋商。似法方對設領一事。猶未肯爽快承諾也

被北方拘押之伍朝樞夫人

南北對外交涉之外。近乃有對內交涉之事。即伍朝樞夫人在津被扣事。伍夫人被扣在十月九日。係由南來北省視其母。畢正將登輪南旋。突爲當局扣留。押軍警督察處。各方以伍夫人不與聞政治。頗同情于伍夫人。爲之紛紛營救。未生效力。而伍夫人在押已病甚。及十九日張宗昌突電津當局。令限廿日午十二時解送伍夫人赴濟。京津聞之大爲驚慌。一面請津交涉員辭學海與督署參謀處接洽。十二時車不能解往。可復電魯張於今晚六時啓程。騰出此時間。懇國務總理潘復與張爲最後之電商。

議甫就。潘氏接得張氏復電。已贊同潘主張、而允取消解濟之議。先是潘氏當伍夫人案發生後。曾三次電張營救。請其寬釋、十九日下午最後之電。向張建議。係以伍夫人病甚。主先移伍夫人出督察處、寓適宜之旅舍。以資靜養。暫派警保護。俟地方官廳調查明白。果無何等嫌疑。即行復其自由。此電未到濟前、張已電津令解濟。及接閱潘電。甚為贊同、因即電復潘氏。照潘議辦理。並言取消解濟前令。於是將解濟之伍夫人、遂得免一番跋涉。潘並派院參議羅昌參事楊斌赴津。與津當局接洽。二十一日羅楊偕同何母等。在軍警督察處磋商妥協後。下午五時許、由羅昌夫人（即康南海女公子多年負有盛名之康同璧女士）、偕伍夫人出督察處同車往交涉使署。即由薛交涉員夫人等招待下榻於花園樓上。何母亦遷入同住。屋宇敞爽。頗適養靜。一場風波。始告一段落。大致不久可望完全恢復自由也。

北京槍決黨犯

京城軍警逮捕學生工人。自奉晉戰事起後。愈益嚴緊。黨犯之外。凡關於擾亂治安、及有形跡可疑者。皆行拘辦。本週內計中大被捕三十餘人。工大助教捕一人、北大理科捕六人。其餘各公寓會館等、有無續被搜捕情事。外間尚無所聞。據聞被捕全數達三四百人。均在審訊中。二十五日晨一時。軍警聯合辦事處。用汽車八輛載黨犯十名。赴天橋槍決。姓名未公佈。所知者為趙銓林楊見恭陳國華、田為強。彭樹羣、及女生徐亞賢等、其中之趙銓林趙某楊見恭及其他不知名數人。皆係工人。係本月十七日由北郊捕來。陳國華田為強彭樹羣徐亞賢等皆係學生。陳國華田為強被捕聞僅三四日。槍決後即抬赴永定門外寺院借厝。聞二十六日又續斃十餘人。姓名外間無知者。至前次解送軍事部之高仁山等五名、審訊異常慎重。並經各方營救。當局對該案已全然明瞭。頗有從寬辦理之意。據聞高與學生案本屬兩事。當局對確有罪名者。固必實施懲處。對負有嫌疑者。亦在必求其究竟。以期無枉無縱。現押所對高甚優待。家中送棉衣等件。亦均允轉交。足見形勢已緩和。聞當局為保護北京大局安全。及免使中外人民遭受驚恐危險起見。對該亂黨不得不以嚴厲手段處置之。所謂犧牲少數不良份子。以謀大多數人民之安寧。除情節重大者處以極刑外。餘均暫行禁錮。俟戰事定後再為釋放云。

俄國內部之不安

被共黨斥革之杜洛斯基

俄國內部幹部派與非幹部派久成各不相下之局。而非幹部派之杜洛斯基與齊諾維夫等。又為具有相當力量之人。以故迭傳除名譴責之說。迄未實行。至最近乃傳稱已被開革、據莫斯科二十五日路透社電云。杜

洛斯基與齊諾維夫。刻已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斥革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管理委員會聯席大會之後。發表公文。宣布此項斥革該二人之決定。決定原因。乃以該會接到反對派領袖在前兩月內之反抗政府運動之報告云云。按杜齊兩氏向來本不合作。杜為共產派中之最左派。極不以幹部派之紆迴赤化不西而東之政策為然。蓋主積極赤化歐洲者。自列寧時代已不相容。齊諾維夫則久任第三國際主席。無所成就。故由布哈林起而代之。布與今之執政者斯他林為一派。以列寧嫡傳自命。以是與齊諾維夫不相容。齊亦於反幹部派之一點。與杜洛斯基同情。今此兩要人被斥。其影響若何。一時或猶不易表現也。



被共黨斥革之齊諾維夫

最近蘇俄有一間諜案。亦可注目。據莫斯科二十四日合衆社電云。蘇俄軍事最高法庭。本日已將普魯夫弟兄等之五人。以間諜罪判處死刑。除間諜案外。並已查出該犯等有傾覆政府之秘謀。該案於六日前開始審訊。由各方提出證據。該犯等係隸屬一種間諜組織之下。由英政府指揮。並供給軍費。關於有關英政府一節。雖未能證實。但該犯等實有各項秘密活動。則無疑議。普魯夫弟兄五人。於俄國革命前為全國知名之富豪。又除該五人外。尚有二人因與前英國外交委員有關。已被判處二年之徒刑。至於法庭控告該五弟兄之原狀。稱彼輩有與英人密通消息。報告俄國各項軍事活動。並告稱英政府藉此項間諜組織。已洞悉蘇聯陸部各項軍事計劃。與蘇聯有極大之不利云。又莫斯科二十四日路透社電亦云。間諜五名之審訊。刻已終結。普魯夫弟兄二人及克利潘諾夫已判處死刑。納諾夫及波得瑞賓寇氏則判處二年有期徒刑云。是亦可見俄國之不安也。

駐法俄使召還問題

俄法間久經爭執召還駐法俄使問題。業已解決。查駐法蘇俄大使拉哥夫斯基之被法人要求退去。以拉氏身當一國外交代表。同時兼任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員。於八月中旬任執行委員會與反幹部派杜洛斯基等同署名一宣言書云。凡屬真正細民階級之人。不可不盡其能力。以謀顛覆一切非共產的政府。巴黎自得此消息後。大起非難。以為外國人若發此言論。立犯刑章。非受監禁。即放逐國外。法律之前市民無貧富區別。在其國之外國人。受駐在國恩惠。當對其國表示尊敬。即身居國家代表之職。亦不能亂放言辭云。法外交部於此大感困難。命駐俄法大使愛爾伯特向俄外長翟趣林要求拉哥夫斯基正式否認其行為。翟氏云共產黨大會之討論。乃對脅威蘇俄之國家而發。及幹部派所署名之宣言書。乃專向英國發矢。與法國無干云云。愛氏即加以辯駁云「英國之細民階級倒英國之政府」自與法國無干。「一切真正細民階級不可不盡其能力以謀顛覆一切非共產政府」之語。則法國不能無與焉。然

則法國之眞正細民階級之人亦可進行顛覆法蘭西共和國矣。翟氏至是。遂公式宣言命令駐法俄使否認其言。辭法外交部亦將交涉經過。用公文佈告。事有洽巧者。拉氏在與國維也納接見與國某新聞記者。對於法國新聞評論。以嘲笑的態度加以批評。所以益增法人激昂。益以俄國以廉價將其良質煤油出賣與美國之託拉斯特及英國之英國荷蘭託拉斯特競爭。以妨得法國煤油事業。法國新聞紙至是遂引起全部憤怒。舉兩理由謂拉氏與法國人民絕對不相容。大事攻擊。請俄國大使受產物販賣委託。爲煤油販賣者。法國政府至是始從事調查。命外交總長白利安。由日來弗立時回國。請俄國撤換駐使。所持理由。第一拉氏以大使資格。竟作駐在國之革命煽動者。於地位上有極端矛盾。第二干涉他國之國內的問題。不能維持國際的和平。法國政府。對此實不能允許其存在。俄國最初不肯承認。嗣後以外交上與英國已斷交。若與法國再失感情。則於歐西方面進展極爲不利。故終至軟化。承認法國要求。二十三日正式發表以駐日本大使杜加羅夫斯基繼拉氏之任。問題至是遂告一段落。俄政府更發表宣言大意如下。

俄國幷未有敵視法國之意。俄法邦交素稱輯睦。此次竟致發生誤會。實由於英人之慫恿。蘇聯政府現已向法政府詳細解釋。蘇聯並無助長法國內亂。及企圖破壞其社會秩序之意。若法國與英國等敵視俄國之其他國家聯合以壓迫俄國。及圖侵奪俄國之疆土則俄政府方出應戰。法國內亂俄決不過問。反對俄國者之誣蔑俄政府。決隱忍到底法政府或能相諒。如俄法國交竟致破壞。其責不在俄國云。

美國海軍新計劃

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失敗以後。美國對於海軍。其更爲努力。據華盛頓二十二日合衆社電云。海軍界消息稱。美總統顧理治氏。已批准新海軍建築案。該案計畫。係在五年內製成一萬噸之巡洋艦十二隻云。又華盛頓二十三日合衆社電云。美參議員諾代克氏。以參院海軍事務委員資格。本日宣布海軍事務委員已造成海軍新計畫案。內容包括維持遠東美商利益。擬擴充美國陸戰隊。並於太平洋適宜地點。建設新軍港。此項計畫。即將於十二月開幕之國會參院內提出。諾代氏爲共和黨員。據稱其已宣布之海軍計畫案。已經該委員內之共和黨所審察。據該氏稱此項計畫之初步。即將在散埃叩建設巨大之潛水艇根據地。現在該地停泊之舊艦。將行拆卸或變賣。其第二步即該計畫中最重要之一節。係在菲律濱之阿蘭保地方建設一巨大之陸戰隊訓練根據地。阿蘭保適位於蘇皮克灣之中。地之兩端有如臂形之山脈二道。伸出海面。成天然之軍港。諾氏稱此次上海及其他中國各地因發生內亂。須遣美軍保護僑民。因美國於遠東並無軍港。又無新式之運輸艦。本年二月向中國輸送美軍時。所耗之運輸費在千萬元之上。故美海軍當局。亟見興築軍港之必須。但彼時因無底欵而中止。據本日諾代克氏與本社記者談話時稱此項新海軍計畫實行後即能立時發生兩項重要結果。(一)于遠東發生事故時。美陸戰隊得隨時向遠東輸送充分之實力。(二)美海軍部能每年節省運輸費數百萬元。諾氏對遠東情形之意見。則謂在中國內爭問題未解決以前。未來之數年內。將隨時發生事變。遠東紛亂一時不能平息云云。此訊果確。亦大足以覘今後之太平洋大勢矣。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六年十月廿一日起
至十六年十月廿七日止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寧軍委會昨議決討伐唐生智、任程潛為四路總指揮統江左軍、李宗仁統江右軍、分道前進、國民政府據軍委會呈文、下討伐令、
▲何應欽由滬赴寧、調度津浦路軍事、
▲奉晉戰事、前方各路均無變動、
▲中日修約會議　延長會期三個月、
▲芳澤語日記者、滿蒙交涉不久再開、
▲程潛白崇禧到蕪湖、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李濟琛黃紹雄致電李宗仁白崇禧、對討唐事請放心做去、
▲京東玉田順義及通州附近、發現晉軍便衣隊、涿州戰訊仍沉寂、豫戰官報占蘭封、
▲法使館通知外部、越南設領問題、俟得法政府覆電再商、
▲武漢政治分會宣布與南京斷絕關係、
▲賀耀祖偕谷正倫楊永清到滁州、
▲唐生智決心抗寧、開始軍隊動員、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討唐軍陳紹寬部佔大通、
▲北京軍警捕中國大學學生三十餘人、
▲蔣介石定半月內回滬、與宋美齡結婚、
▲涿州戰事轉烈、奉軍用飛機散傳單、勸晉軍早降、保定以南無變化、
▲李宗仁赴大通督師、上海安慶間貨運恢復、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汪精衛到滬、即致電寧府領袖、言到滬始知戰事、與孫科在漢所議及寧方文電所贊同者不符、並將寧漢間接洽中央會議事及漢口議決案交報界發表、
▲馮玉祥電寧、響應討唐、有「黨賊不除。對外不能貫徹」語、
▲寧府得李濟琛黃紹雄等電、主速開第四次執監大會、
▲唐軍棄安慶、退宿松黃梅、
▲涿州終日無砲聲、
▲北京又捕學生六人、
▲寧特委會臨時會議、國府以討唐事日非常、未及呈報、請追認、通過、又議決唐生智永遠開除黨籍、並發討唐生智告湘鄂皖民衆書、
▲李宗仁電粵、促范石生方鼎英兩部攻湘、
▲黃紹雄語人、唐軍入皖為爭地盤、粵當遵令討伐、
▲漢電、馮玉祥在洛陽、鹿鍾麟守鄭州、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寧軍入安慶、
▲朱培德部在九江湖口佈防、準備夾擊唐軍、朱並宣言絕對服從南京、
▲魯滌平之第二軍與唐生智之第八軍、在宜昌沙市間衝突、唐軍敗退、
▲日方催開滿蒙交涉、
▲涿州戰事無變化、京綏線亦沉寂、
▲劉興軍退英霍、何健軍退桐舒、
▲北京處決黨犯十八人、一為十八歲之女子、
▲譚延闓孫科伍朝樞電李濟琛、謂必須新到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方能統一黨務　仍盼各方委員如期到寧集會、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汪精衛回粵、汪在滬發表漢口議決案及通電、衛戍司令部命令各報不許登載、
▲李濟琛準備派李福林軍攻唐、
▲寧中央商人部指令在滬籌備全國商民協會、
▲奉晉戰事仍無變化、
▲陳紹寬電寧、江貞艦克東流縣永建艦克華陽鎮、皖南已無唐軍、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劉興何健軍經九江、朱培德制止登岸、向上游退去
▲寧軍委會發勸告唐部將領書、謂對外對北對共、均不能不去唐、唐既不愛黨國、則不能為助、若謀公私兩全、宜勸唐即時引咎下野、
▲涿州空前激戰、北京終日聞砲聲、而不知所自來、據官方宣稱、晉軍便衣隊圖攻房山縣、已經奉軍砲隊擊退、京綏戰事官報佔領柴溝堡、
▲寧府通過收回滬寧路改築雙軌案、交通部實行、



冰洋探險家成功史（續）

挪威探險家Roald Amundsen述
隱之譯自世界事業雜誌

余一生辛勤準備之最大冒險事業。茲乃開始實行矣。彼航海家歷次探險之西北海道。（即繞經美洲北部海岸而達太平洋之航道）卒爲吾人成功之地。余等所乘之戈阿號船。長僅七十二尺。廣十一尺。吃水甚淺。北冰洋中而有如此小舟。足稱奇觀。舟上支桅一。得駕主帆一。小帆二。此外並置有補助用之靈動機一架。斯時煤油發動機之製造。猶未臻穩妥。故余裝用此機之際。頗以易遭爆裂。或逢失愼。受人非難。余等行程之第一站爲皮溪島。斯地在北沙慕塞島之北方。吾人於此迭次悉心測量。以辨磁極方向之所在。卒審知約在波西澳斐里蘇地方。於是向此方前進。至庇爾海峽。此地爲歷次探險家所達最北之一點。前度蒞此者。爲楊愛倫氏。楊於一八七五年乘彭拉剌船泊此。吾人至此。中凡三度躬冒巨險。皆幾因而至於完全失敗。其一。乃係由於斯處海底結搆之奇特。吾人旣無航圖可資憑藉。則航行之際。惟有隨時測量水深。距此地海底忽起忽落。殊出意表。吾等乘船。可稱偪仄。顧有時在左舷測量水深。乃不見底。而同時在右舷。則發現礁石嶙峋。幾於浮近水面。故航行深感困難。曾蒙厄運而一度坐礁。其時吾人初皆以爲無復生還之望。幸不久。船受海波鼓盪。竟獲脫險。但未及須臾。又受虛驚。時舵工忽來告余。謂船舵損壞。不復能應機輪而動。經余迅速查勘。始知船舵於離礁時。下部受極烈衝擣。致突出於原來地位。機輪以下之齒輪。因亦脫筍。故駕駛遂不應手。自此數分鐘之後。舵忽落至原位。機輪亦隨之復原。然吾人已受驚不淺。

吾人第二次之脫險。則僅係於偶然之幸運。余船之發動機室。占地甚小。中積汽油多桶。餘隙僅敷機匠轉動。一日機匠忽來告予。謂有油桶之一。微現滲漏。雖洩油不多。第若不塞沒。則油流艙內。易致焚如。余聞其言。即往視察。立命將此桶之油。抽入他桶。幸彼迅即遵辦。是晚泊舟一小島。余方欲臥。忽聞羣呼火警。急登甲板。則火焰熊熊。正出自機室。急行灌救。幸得熄滅。入內檢點。則是晨騰出之空桶。其所附金屬管。業於救火之際裂斷。是則苟非彼機匠早將存油出空。則斯時汽油流注。火勢將不可遏。結果必致汽油盡炸。全船盡成灰燼矣。

吾人第三次之遇險。則由於遇風。時西風甚勁。凡四日夜未絕。吾人雖拋錨開機。俾船身穩定。然風力太巨。船仍時向岸衝擣。余睹處境極險。乃決移船傍一淺灘。意謂船果不免爲風吹至岸上。則在此地。受損當可略少。不致遽爾破碎。以後猶可另謀方法。重復下水也。但幸至第五日而風息。船竟安然。

是日爲九月九日。北冰洋昏暗之期日近。余知應急謀度冬之所。乃急航至雷峽。泊舟於威廉王海島之南岸。此地海口。羣山環抱。風景幽絕。可障蔽風浪。實爲航行停泊最宜之所。吾人艤舟其中。從事設置陸居度冬之準備。將船上攜來之箱。移置岸上。一一打開。其中均存建屋木板材料。業

經預先計劃製妥其質料亦屬經意選擇。祇待鑲湊。便可集成一屋。吾人旋用銅釘。將其拚合。時銅價尚無今日之昂。故所費不鉅。吾人所以用銅蓋以使所携各箱勿帶磁性。庶使所成之磁極測驗室。較爲精良。若改用鐵釘。則其力殊足左右磁針之方向也。

此外吾人携有最新最確之測量用具全副。此係購自德國。其中裝有機件。能自動記載測量成績。內有漸漸自行轉動之電影乾片。若磁針波動。則機內發現微光。影片便感印象。因此機能自動。故吾人所造之測量室。尤須避光。而無磁性。建造之時。當然費事。但終乃完全告成。

吾人又預購有平滑之大理石片。測量機即置於其上。其下則更襯以石基。務使機身端正。不使略有傾斜。吾人又於屋之四周。掘有排水之溝。俾夏季天雨之時。不致因積水濕泥。致地平有下陷之病。

測量器械既佈置貼協。吾人所急需辦理之事。即爲取得肉食之供給。於是以二人爲一組。分頭獵取馴鹿。不久竟獲得百餘頭。一日余偕同伴二人立甲板上。一伴忽遙指遠山畔一黑色物。呼曰。彼處有一馴鹿。他伴眼力最佳。暗視有頃。笑答之曰。彼乃兩足之馴鹿耳。吾等細視。乃知其說不誤。蓋實非馴鹿。乃係冰洋之埃斯吉莫矮人耳。其數已由一增而爲五。方向余等而來。余乃令二人取槍至亦迎彼而前。余時前行。兩伴後隨。漸近。吾人始見彼等均挾有弓矢。其初吾人頗感難於應付。緣渠輩來意爲善爲惡。均不可測。然彼固持有武器。吾人又要不能不以和平相見。迨雙方相距約十五步。乃各止而不前。余遂返囑同伴。擲槍於地上。繼又轉而前向彼方頭目。見余等來意良善。反身高唱口令。其他四人。亦應聲拋其弓矢。余至是。遂徒手再進。彼頭目亦來相遇於中道。然二人言語互異。意不能通。不得已乃藉面目表情及頷首搖頭與夫種種姿勢。試達誠欵。彼果能了解。余覺彼意。乃欲與余等爲友。遂立應其請。並邀之登船。在彼土人。身涖吾舟。凡目之所接。莫不感示奇異。蓋彼輩畢生未嘗一遇白人。然其腦海中固留有關於白人之神話。在七十二年之前。渠輩祖父。曾於斯地遇羅思爵士。彼時土人既驚英人之狀貌。復異其所携用具之精良。蓋此類土人。畢生未嘗有一金屬或木質之用具。迨見白人所用刀斧槍彈之屬及所乘雪撬。自驚爲神物。羅思留此不久。即偕伴侶他適。自此土人迄未更逢白人。第彼等於其子孫。自以此事輾轉告語。故今日其後裔獲見余等。自亦驚喜交並矣。

余等於彼等登舟之後。即示以携來諸物。並加意欵待。彼等詢余可否移其族人至此。傍吾人而居。余等諾之。於是不久而吾人結廬之畔。即環築土人草屋凡五十所。中容男女老幼約二百人。

自渠輩遷到後。余乃發生一種困難。此殆爲凡探險隊首領遇見各地土人時所不免。緣各地未開化土人。每遇白人。類皆天人相視。以白人所用奇異之軍器與夫燃燈取火方法。精良之用具。複雜之飲食。皆足使彼等認爲含有神聖之色彩。彼輩既有此思想。于是乃有敬畏之心。而探險者遂無復患其侵害。此地土人之於余輩。自亦猶是。故吾等雖僅六人。與彼二百人相處。乃安然無恙。惟是乃有一事。頗易破滅渠輩之信心。即白人若發生感情衝動。而與彼土人之婦女。或生關係。則立將爲彼等輕賤。釀成生命危險。余有鑒於此。因力戒同人。慎勿容此感情衝動之發生焉。

吾人此行所得之科學研究資料。質量甚多。關於磁性測量之結果。尤極詳確。其後於一九零六年回國。以授諸科學家。彼等幾費二十年之光陰。始得一一盡其現象發生之原理。(至近年纔畢所事)科學上關於北磁極各種現象報告。當以此次所貢獻爲最多。較之前人所得。其繁簡迥不

相伴。吾人西北道行程。至此僅及半途。於是於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由結盧處。繼續西行。道經辛博森海峽。此地海岸線。經由從前自赫特遜海灣陸行至此之諸探險家。前後爲之測定。惟是由水道乘船經此者。仍當以吾人爲最先。彼輩於斯地水之深淺。迄未測過。否則吾人過此。當獲利便不少。但今則於此淤淺之水道。乃感受不少困難。旋行旋測者。凡三星期。其時所感煩悶。可稱畢生所僅覯。其間有一處。則水底距船底僅及一寸耳。吾人於此工作之際。飲食俱廢。食亦不能下咽。深恐竟駛入絕境。第最後竟獲聞前途發見帆船之呼聲。於時乃知兩年來困苦工作。已不失敗。吾人所見之帆船。乃一捕鯨船。係來自舊金山。經由白林海峽而至阿拉斯加北部海岸者。斯地海水業經測量。故吾人至此。西北道之行程。實際上已告終了。而獲最後之成功矣。

余達此境。心中煩悶。爲喜氣一掃而空。神志既爽。食慾亦恢復。胸中頓覺飢餓。時梳索上懸有鹿肉。余乃立抽刀臠割。張口生啖。厥狀幾類餓獸。迨不復能食而止。雖未能稱飽。但胃力不復能容。少須復割食若干。蓋在此以前三星期中。其歲月幾非生人所能忍受。雖余時年僅三十有三。但自經此二十一日。面貌直如六十以上人。當時心境何如。已不言可喻。迨夫一旦狂喜。則其舉止遂亦迥乎尋常。

上述之捕鯨船。厥名爲漢升號。余等瞥見之日。則爲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六。余訪晤其船主後。仍駕船向白林海峽而行。行程至此。已入坦途。然吾人初未料於此復稽留一載。當余船遲遲前進之際。海面之冰。日益加厚。未及一星期。船竟滯留於加拿大北部之王角。不復能進。此九月二日事也。

吾人至此。知非於此度冬不可。且北冰洋昏黑時期已至。乃於一大冰塊之後。覓一安全地點。繫舟於此。更著手爲度冬準備。不久即完全準備。帖協前數日中。吾舟進行甚遲。故距彼捕鯨船僅及數里。彼船與其同隊之船。亦被冰所阻。均泊於赫細耳島度冬。是以吾船乃不患無伴。惟是渠輩殊不以吾人爲善鄰。其間船主之一。且嘖有煩言。蓋深恐吾人藉糧不足向之乞討。然不久乃知吾人所攜轉較渠等爲豐。始行釋然。吾人迄未向之乞助。且於隆冬中聞其缺少麥粉。特運二噸贈之。

翌年七月冰解。余等駛船至巴魯海角。由此復穿白林峽。循海岸南行。十月達舊金山。乃以余船遺贈於是處金門公園。留爲紀念品。至今由該園搭蓋房舍陳列其間。以供好奇者之觀覽焉。

余書至此。不得不將前人探險西北道之歷史。略述梗概。以爲記載此行經過之結束。余當未出發赴西北道之前。曾於一八九九年由英倫一老人處。購得種種關於此方探險之書籍。一一閱覽。因悉前人屢次探險經過甚詳。吾人若一披露北極地圖。當可發見在北美洲北部海岸附近。有多數海島羅列其間。有不少水道東西通達。從表面言。航行此道者。自宜從波西澳斐里蘇北端西行。蓋此處水路最爲寬廣。但從事實言。則歷來各探險家雖多取此道。而結果則莫不失敗。余之成功要素。即在舍此別趨。轉循波西澳斐里蘇西海岸直至斯地最南點之威廉王島。然後緊傍海岸折而西航。余所以別謀蹊徑。則不能不歸功於前述之老人。緣余於其所讓售之書籍中。得閱海軍大將麥克林杜尋訪佛蘭克林之紀載。該紀載者曾有預言。謂日後若有探險家誠欲通過西北道者。則非南傍海岸擇道不可。余因遵其說。是則余之成功。實食彼老人賜也。

從前試謀通航西北道之探險隊。概係英國政府所派遣。其目的在援救一去不歸之佛蘭克林爵士。佛氏與其隊員。曾於某地以糧絕不得食。未

得復返。然當吾人至其地時。則曾獵得不少禽獸。且亦網得多魚。是則雖同一地點。而來者固有幸有不幸也。

數年之前、英政府曾懸賞十萬元、以求訪勘西北道者。此款後爲赫特生港灣公司之雷醫士及馬考亞海軍大將所分得。實則確曾通行此道者。迄今惟余船戈阿號而已。第彼時之人。以鑒於此道險阻多危。遂視爲以後當無有人。更甘於覓取此無關輕重之航道。故當時即將擬金分派、至英政府所以以擬金分派於彼二人。其根據事實。爲略述之。馬考亞海軍大將。係由西方起程東向。往探西北道。但航至彭克島之仁慈港而遇險。遂於此舍舟登陸。其後乃由從東方前往該島之救獲隊、救援出險。雷醫士爲赫特生港灣公司之人員、迄未嘗作通航西北道之舉。然彼曾歷次由陸上赴加拿大北部海岸探險。繪製珍貴地圖多幅。且首先覓得福蘭克林探險家遇難之種種證據。均於西北之探險。不無貢獻。故遂分得獎金。夫以此二人所成之勞績。與夫所遭之困苦言。自可受此特獎。然余所不得不重言以聲明之者。則第一通過西北道之航船。則依然係余船戈阿號也。

余生平第一大願。既得順遂。於是繼乃謀於他地。續行探險。自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七年。余特至歐美各地演講以前探險經過。獲得充分報酬。旋歸挪威。以之一一償還宿逋、即前之幾阻余行之債戶。亦得報償。債清人閒。乃得抽身更爲其他計劃之準備。

余斯時所擬之第二步探險。即獲探北極之確切所在、前者南遜博士。曾經往探。雖未成功。而其所乘之福萊姆船。固已爲世人所知名。余今欲繼彼而往。乃向之借得此船。斯時此船船齡稍久。自不免陳舊。但余仍以爲用。猶足當冰濤之險。而無危險。此船既得。余乃從事加以修葺。然後置備應用物品。一一裝置。更選定同行者若干人。中並有飛機駕駛員一。惟余準備方協。而世界忽傳聞有海軍大將庇來者。業於一九零九年四月。先余而達北極。消息傳來。余之企圖。大受打擊。余既落人之後。則爲本人聲譽計、勢非速於其他方面更獲得新的成功不可。於是乃決定變更初意。惟其先則仍聲言前赴北極。謂此行雖落人後、但在科學上仍有相當價值。一九一〇年八月。余船遂由挪威啓程。

余原定計畫。本謂取道白林海峽而赴北冰洋。蓋此實最合宜之途徑。由挪威至白林峽。則係繞道南美之好恩角。舟至馬提亞群島。余乃向同行者宣稱。北極既經人探獲。此行決改赴南極。全船均欣然贊同。

時有英國探險家司考脫大尉及同伴多人。亦赴南極。但其後余等安然而歸。而彼等則咸慘死。彼等遭遇、迥不相同。但何由而結局互異。則其原因余有不得不略述者。外間因余與司氏彼此向南極競爭。而於余之行動。尤多誤會批評之處。故余尤不得不事剖白。或謂司考脫之失敗。實因余事先未予通知。遽與競爭。致彼未暇多事準備。而及於難。其實事並不然。司考脫在離澳洲之前。及以後吾人同時於南冰洋設定停留處所之時、完全了解余目的所在。余於一九一〇年秋季由馬提亞島出發。曾留書與余之書記、內附致司考脫海電一通。電內即向說明余意。此電遵照余囑於余等出發後數日。發致司氏。故余有意與彼向南極競爭。固已明白告彼。

是年冬(在南冰洋適當夏季)司考脫探險隊中人員若干。來訪吾人於鯨魚灣吾人之居留根據地。時渠輩所設之居留地距吾人約四百英里。渠輩親見吾人在彼一切準備情形。斯時雙方皆在靜俟相當時期。遄赴南極。吾人於彼。不但留作小住。俾得從容視察吾人所作準備。亦且請以

吾人所携諸犬之半數。以供彼用。第彼則表示謝絕。以余在冰洋所得經驗。深知在冰雪中旅行。諸畜惟犬可用。蓋其馳行旣速。脚力復充。且通靈性。顧司考脫所携至南極之冰撬。則不用犬力。而裝置馬達。在冰雪上駛行。實用之際。乃立感不便。彼復携來馬匹若干。用以負載。此實爲其失敗之最大原因。其後慘死。蓋亦大半由於此誤。在彼出發之前。余將此狀曾再三忠告。然彼則未肯容納也。

吾人設置探險出發之根據地。待選一沿岸之所。此爲吾人成功之主因。而司考脫氏則擇地於大陸。此亦其失着。南冰洋之氣候。因空氣流動關係。大陸之寒。嚴於結冰處以上。原來該處氣候。因暴風不息。可稱世界上氣候最惡之地。況當該處大陸。其風之速度。幾於使人聞之不信。司考脫氏。亦曾躬逢此最猛烈之風。其吹拂之力。幾使人不能植立於地。方司氏與其侶伴同居所設蓬帳中。枯待相當時機出發之際。該處氣候。惡劣異常。於是不獨此行銳氣爲之銼削不少。即其預備工作。亦大受影響。惟吾人則結帳冰上。所感氣候。較彼爲佳。故同行者罕爲感不適。憑吾人之過去經驗。知居處之地。第一須能避風。最以利用冰塊爲宜。在各種冰洋紀載。常有描寫所謂冰墻之文字。所謂冰墻者。實際即由冰洋中高地向海面移動之冰塊所造成之大冰川。此類冰川。每廣數百里。高一二百尺。冰墻傍水之一端。常裂爲兩個冰山。探險之人。若能就此例者之間爲居留之所。自足規避風厄。惟是以冰川易起移動。未免更有其他危險。故前人雖有此想。而誠至冰墻中停頓者。尚無其人。但余以誦讀冰洋探險書籍甚多。乃得一較爲安全之地。即鯨魚灣是已。該處港灣。其海岸雖盡爲冰墻所成。但自一八四一年洛思氏發現是地以來。迄未見有重大變動。余私忖此冰岸所以亘六十八年未見移動。僅可得一解釋。即此方冰流必被較大海島之岩石所持。故不復能動。余愈思而愈覺此解不謬。以是到此之際。即設定根據地於冰墻之上。此後數月中迭次測量之結果。果證見此地之冰。絕無移動現象。

吾人設帳於鯨魚灣。於吾人探訪南極。有數個利益。其一則是處去南極爲程。較之司克脫之出發點爲近。且其後證見由此前往南極所經之路。亦較爲易行也。

吾人成功之最重要原因。自在用犬。其事可略述之。吾人前赴南極之行程。北由根據地起。分爲數段。每段約數日程。中置行站。爲庋藏之所。去時滿載。沿途分卸。一則可使來往時所携物品重量可以減少。二則亦以增加此行之速度。吾人每達一站。即以歸途所需之食品最少數量。迅速庋藏食物之量。自憑每站遠近核定。而核定之時。尤須參酌負載用犬之體量。俾盡量減少負載之量。大致每北極之犬。若其有五十磅之肉可供吾人食物。則吾人即可少携五十磅。余在未出發之前。即已確定沿途烹犬之日。蓋彼時所攜諸物。既經減少。則用犬之力少。可以移之充食品矣。以後旋行則烹犬爲糧。全隊因亦得安然而返。

司考脫等於其行抵南極之歸途中慘死。其故並非由於吾人先抵南極。至令彼羞憤以致命。但實則由於飢餒。蓋彼等乃未能于歸途充分佈置糧食。故吾人成敗之樞紐。不過因一則用犬。一則另採轉運方法而已。余至南極時。偕伴侶四人同行。與司考脫探險隊人數相等。余等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達目的地。留彼凡三日。續於附近十英里內繼續測量。以辨前所測量是否略有謬誤。但結果測定其地確係南極中點。乃於其地植定小營帳。上懸挪威國旗。測量結果。則留存一份於帳內。即返至海岸之根據地。一月後司考脫等始至。發見吾人之測量報告。即遄返原程。但

未及達到。即於中途飢餓而死。然吾人於彼等。依然表示欽敬。蓋其勇敢冒險之精神。亦惟吾人知之最審也。

然余於司考脫氏本國人（指英人）對余之態度。則不能無微辭。夫在兩國交戰之時。凡一方之兵士。對於敵方軍人。每存欽敬之心。然在後方非軍人之人民。則反嫉惡敵人。輒以惡詞相加。在探險發生競爭之際。其現象亦輒類是。凡親同窮鄉僻壤。躬自競爭者。彼此皆相尊重。然在國內之旁觀者。每逢獲勝者非其本國人時。類不免於譏誚。頗作英人於一切競爭。獲勝者少。失敗者多。而好勝之心則甚重。以是余因航通西北道及探獲南極兩事。遂不免於受人奚落。茲但舉數事。以爲佐證。藉作不平之鳴。

余探獲南極之次年。有僑居倫敦挪威某名人之子。一夕由其就業之英國學校回家。告語其父。謂其學校授課。言探得南極者。爲司考脫氏。吾人聞訊。深以爲怪。嗣往調查。果屬事實。即其他學校亦莫不然。是則英人故意抹殺事實與人難堪矣。

然此尚不足怪。猶有耳目較清地位較崇之英人。亦故作欺人之語。更不可恕。某日。倫敦王家地理學會設筵宴余。主席者爲該會名譽會長克松爵士。此君爲英國外交界名人。人所共知。彼時席演說。其先詳述邀余到會演講之理由。繼乃言吾人得獲勝利之緣由。乃得力於犬。終乃謂會衆應爲犬三呼勝利云云。彼此數語。以嘲笑出之。而態度則故作端莊。益使受者無可發洩。如斯輕薄。其能恕耶。然余與其他各國。則莫不受各方隆重之招待。固不獨在予本國已也。至於美國於余。亦推崇備至。彼全國地理學會。特於華盛頓盛會之中。特贈余以金質大獎章。雖該會對余其後亦有不事審愼之舉措。然余固能諒之。

所謂對余之不事審愼之舉措。其中最令人感受苦痛者。則事在一九二六年之春。時余正於美國各處。演講吾人乘飛機達北緯八十八度冰洋中一事。一日。余得該會之邀。囑於此行結束之際。赴華盛頓該會會所作同一演講。余是時由太平洋海岸東行。正留康加索城。去美國中央懲治監獄所在之雷芬惠司堡不遠。余乃忽憶及故友柯克醫士。蓋余隨彼乘比利時船至南冰洋探險一事。至今耿耿於中。彼時余受其指導。獲益匪淺。其惠余尤未敢忘。彼此時不幸陷於獄中。余何惜前往一訪。至彼究因何事獲罪。余悉茫然。且不欲知之。不意竟因此行。乃發生糾紛焉。自余往訪柯克之後。彼來訪余之新聞記者。竟刋一新聞。言余與獄中面語柯克。誹謗海軍大將庇爾氏。謂其飛往北極。實際並未達到。柯克所舉證據。余亦否認云云。但實則余非惟未以此事與彼新聞記者言之。且亦未作是語。彼所云云。皆出揑造。然而地理學會。竟信爲眞。雖余特電否認。亦置不理。且打銷邀余講演之議焉。在彼因信仰報紙之說。自以爲出此鹵莽之舉。事所當然。但余則深知其出於誤解。此舉終未之審愼也。

余乘赴南極之福來姆船。於一九一四年航回挪威。時余已先行回國。方籌備至北極飛航。並已定購一法門式單葉機。擬用該船運載。擬至北極。由空中勘察北冰洋氷地狀況。此機於歐洲中交貨。但彼時戰禍方烈。祉會於探險事。多不注意。故余不及出發。卒以之奉贈於挪威政府。以應挪威國軍防務之需焉。

（待續）




弟弟

黃仁昌

剛來北京不滿三天的弟弟，今天下午時獨自在小園左旁槐柳翠茂陰下蓄水缸裏看金魚，紅的，黑的，紅黑色兼有的金魚，優游地自如的浮沈在水國裏，似乎慶幸牠們的自由和愉樂。弟弟看得有勁時，便捲上袖子露出小小的手兒，歡欣地到缸裏去摸捉；忽然從園門外靜寂中飄來一種橐橐擊地的皮鞋的聲音，頓使弟弟吃驚的放下袖子，慌張的轉頭來看，却是在女子師範大學唸書的大姊回來了。

「姐姐，怎麼今天你這樣晚纔回來？吃過了飯，我等你好一會了。」弟弟跑到姊姊的身邊，兩手拉著伊的手，歡喜地跳躍地氣喘喘地說。

「啊！好髒的手呀！你在那兒弄汚的，走，弟弟，走到洗臉室裏，我給你寫乾淨。」伊柔嫩的手觸着弟弟剛從缸中汚水拿出來的手兒，覺得有些滑膩，而且一種臭味立馬冲入伊的鼻息，伊急忙推開弟弟的手說。「今天上午整整四點鐘的課，還有下午兩點鐘，所以我回來這樣的晚，弟弟，你把手洗了，我引你到中央公園去玩，那缸中的金魚，比我們缸裏的金魚大得多！……」

「姐姐，我要去，你一定引我去。」弟弟聽了。有更大的金魚，歡喜得不等伊的話說完，便急急向伊央求要到公園去。

他們從洗臉室走到伊的寢室的時候，夕陽閃耀地斜射在紙窗上發紅；一株峙立室前的垂柳，偏僂的靜聽秋風的支配，毵毵的綠葉，大半已脫母體鋪陳在地上。靠窗安着一張紫黃色緣得鮮燦的梳裝檯整齊的擺上一個三尺多長二尺來寬。紅黃木鑲邊刻花紋的鏡瓶；在玻璃裏反映看對面鋼絲床上，又放置了錦緞的被蓋和白白繡上喜鵲鬧梅的枕頭；鮮血紅似的絨氈，沒有一點兒縐縮鋪落在床上；白紗籠罩着的帳子，被含氈的掩映，微微地露出忽現忽躍桃紅的顏容來。幾口紅黃不一很精緻而發光的皮箱，重疊的放在挨近床的左旁箱架上；雪白眩耀的壁上，參差不齊的點綴着一些字畫，相片。一塵沒有的平滑的地板，這表現出這屋子是多麼玲瓏而優美喲！弟弟這時跟着姊姊悄悄的走進了屋前的梳裝檯。

「弟弟，我給你梳個光光頭。」伊走近梳裝檯，在嬌小一個箱兒取出了黑色的梳子，一手按住弟弟的頭兒，一手動着梳子向蓬鬆亂草似的短髮梳理。

「好，有了；姐姐，你自己梳，時候不早了，你快快的梳好了，我們早點兒出去。」弟弟見太陽漸漸向西方移動，生怕夜神的來臨，推開姐姐的手，很作慌的說。

弟弟說完了話，便靜靜地站在窻前棹子

旁邊，等着姊姊梳頭。

姊姊在鏡前散開了長髮，抹塗着生髮油和香水之後，便捲捆了被浸濕很光滑的頭髮，編成兩個小髻垂吊在額角的兩旁：絲絲稀疏蔽額頭的劉海，襯上兩彎很整齊的眉毛；一雙流動秋波似的眸子，配上粉紅而嫩白似初曉芙蓉的面龐；頰上很圓澄的笑窩，愈發現出紫紅的嘴唇。淡紅緞有花紋一件新成胡縐的旗袍，整整的籠蔽富有曲線美的身軀；左手腕裏帶着的夾金長方形的手錶，掩映着無名指上的鑽石戒指；白白高跟的鞋子，走起路來隔外作響。伊在鏡前理梳完了的時候，兀自見着鏡中意氣洋洋的反影，不覺心裏充斥了愉快，悠揚地發出笑聲來了。接着伊聽着壁上挂的吊鐘，噹噹的敲了四下了，伊知道時間不早了；便走近弟弟面前，攜着弟弟的手，匆匆出了房門走向公園去。

※　※　※

他們下車後剛進公園門口的正面，一座白色和綠色封頂高聳的牌坊，已使弟弟有些懷疑發問起來了。

「姐姐，好高大的牌坊呀！是誰立的？」

「不是私人立的，是政府立的。那年歐戰終了，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所以立這個牌坊來做紀念品。」像這類怎麽歐戰，戰勝國，紀念物：：：等等話，在急於想到荷花池邊去看金魚的弟弟聽起來，似乎不關痛癢的還是急急的奔向前去。其實說起來，歐戰終了開巴黎和會的時候，我國代表出席連爭一個應該收回領土權的青島都沒有爭回，其他的權利更不說了；現在這個牌坊，建設起來究竟紀念些甚麽喲？伊被伊的弟弟問起這個牌坊的來歷，忽然連想到分贓的巴黎和會，實在有些滑稽。然而這一樁旣往的事蹟，漾盪在伊腦海裏不過刹那間便流雲般逝去了。

果然在一排大缸裏盛着紅的，黑的金魚，使弟弟看倒喜欣得發狂！還有鐵鍊套着的紅嘴的鸚鵡和鐵網裏羽翅帶有彩紋而鮮艷的孔雀，也使弟弟悅躍地看得出神！

剛剛他們離開金魚缸邊走向假山去，便有兩個身着西服的青年，距他們不過數十步遠的徐徐跟着。起初他們以爲是偶然同道的罷了。後來他們渡過石橋，那兩位青年也跟着；不久他們走入了青翠茂密的松柏林中裏，那兩位青年也跟着。只要沒有人頗靜寂的地方，那兩位青年便在他們或前或後的走着。等到他們坐在故宮池畔木椅上坐着的時候，那兩位青年便跑到弟弟的面前，很恭敬的說：

「小朋友，你貴姓？你在那兒住？你唸書沒有？」弟弟看着兩位不認識的人，忽然問起他的名姓，他覺得有些奇怪。但是天眞活潑很大方的弟弟，他並不帶一點怒容，正想發言回答那兩位青年，他的姐姐喊着他說：

「走，弟弟，我們走那邊去玩吧。」

「玩會兒走，何必正着急就走喲？」兩位青年便直接向伊說起話來。

弟弟這時覺得那兩位青年的可厭，便氣憤憤低聲的罵起來。

「走，弟弟，不理他們；我們各自的走吧！」弟弟嘟噥着嘴正開始的吱吱的罵，就被姊姊拉着他的手快快的向前的走了。

「啊！好漂亮的姑娘呀！」弟弟正同姊姊走着，迎面又遇着兩位著長服的青年，暗暗地互相稱讚的說

蔚藍的天空，浮蕩着忽飄無定的浮雲，

西半天將要歸宿的殘陽，却遍照着天邊幻成燦爛帶有斑紋的霞彩；一羣羣翔翱樹梢的鳥兒，亂飛在斜陽裏，恍如大洋中的銀濤散漫。從西北送來含有冷意的秋風，打擊着病萎的葉兒颯颯作響，有的經不住冷風的殘摧，闇闇地脫了母體遍仰着地上；有的喪氣垂頭勉強支持來侵的西風，還戀戀依翼着故枝，不忍落下被人們足跡的踐踏。這一幅黃葉飄零的黃昏景象，誰看着不興涼秋蕭條之感嘆！可是這寂寞的秋景，似乎對於弟弟除了打幾個寒噤而外，却並沒有一種荒涼的現象浸襲他未經事故的童心上去。弟弟這時只怕黑暗的世界出現，在夕陽剛落藏不見了的時候，便急急催着姊姊回家了。

※ ※ ※

弟弟在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時候，朝陽已從窗隙透進金黃的光芒刺着他朦朧的眼兒，他便微微的伸了一個懶腰，發出深深的長呵欠，仍然回到他的睡鄉裏。姊姊正在梳粧檯前雙眼看着棹上的書本，偶然聽到弟弟翻身動衾的音響，伊便放下了書，悄悄的跨步坐到床沿，輕輕地搖着弟弟說：

「弟弟，起來，快吃飯了。吃了飯，我們到東安市場去玩，去買東西。」

恰恰合上眼兒沒有入睡的弟弟，被伊大聲的呼喚，便糢糊地坐起身來；小小的手兒，不住的向眼兒擦弄，不到半點鐘的光景，那院前陰樹下的曠地裏，却又多了弟弟玩弄土沙的跡影了。

魚鱗似擁擠着各舖店的東安市場，靜悄悄躺在迷漫宇宙爽適的秋景之下。一堆堆冰果和玩物的小舖子，似乎歡悅地靜候弟弟來購買。這時姊姊同弟弟走入市場剛逛了一圈，弟弟的懷袍滿盛着糖果和玩物。他們正在轉經過一個書舖，兩個衣服整齊的青年，見他們閃然的經過，便從書店飛奔出來，蜂擁似的來跟着。

「小朋友，你來了好久？」一位青年剛剛走進弟弟的面前，便大胆的問起話來了。

弟弟陡轉身來，又發現了昨天在公園裏跟着他們那兩位青年，他也不理會他們快快的向着前面走。

「小弟弟，你喫不喫糖果？我給你買。不要跑，謹防跌了。」那青年見弟弟埋頭向前走，也不回答一聲；他便更洋洋得意的上前來，再進一步問。

弟弟受了他追迫，口裏嘀嘀的罵着，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了。

「弟弟，不要怕，有我在這兒。慢慢走，不理他們就算了。」姊姊見着弟弟面龐泛上了紅色，便靜鎮的拉著他的手，安慰他說。

「啊！伊有意思了！伊說慢慢的走，那不是待我們嗎？我們快跟着。」在後面一位青年低低向着那位青年說。

「噫，你在那兒唸書呀？」一位青年直接向着姊姊低聲很恭和的問。

「……」姊姊默默的完全不瞅睬，祇是拉着弟弟向前的走。

「噫，你究竟在那兒唸書呀？」一位青年稍微放大了喉頭再問。

「……」姊姊仍然完全不瞅睬，還是拉着弟弟向前的走。

及到他們出了市場坐上車中，那兩位青年纔回轉市場，沒有跟着。

「姐姐，他們是個甚麼人？什麼他們見了我們就跟着，難道說他們老是跟人的人嗎？弟弟胸中有些懷疑，向着姊姊這樣的

問。

「反正不理他們就是了。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姊姊一面含糊的回答了弟弟，一面却有了一個問題浮出。

他們這類的人，我眞不解！一個認也不認識的人，他們便不要臉的來問姓名，這是何等喪失人格的事體啊！然而這惡劣的社會裏，竟至有了這一樣人，我眞不解！況且看他們的模樣兒，似乎還是大學生，唉！學生還算有智識的人，都這樣………何況………

伊正在想的時候，忽然西北吹了一陣涼風，使他聳肩的打了一個冷噤，那一番雜亂的回想，立馬就消散得無影無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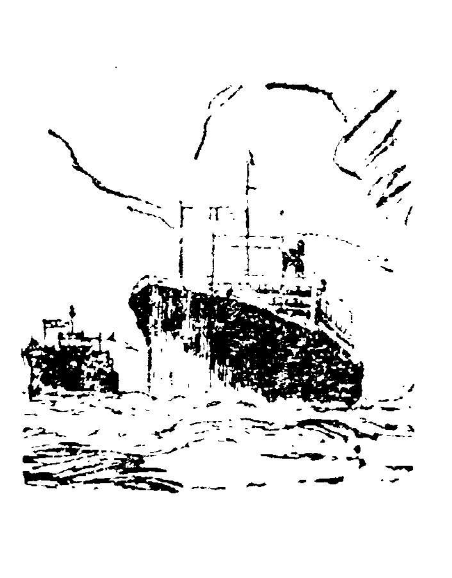
伊同弟弟回到了家中，街角高懸的路電燈，已閃閃耀耀睜開了眼，放出黃白色的光芒來。

清朗一點雲兒沒有的碧空裏，嵌刻一輪含有雲霧氣的月兒，一片朦朧淡白的月光，照落在大地上夢一般的幽絕；堦石叢草裏的秋虫，淒淒地唱着秋夜的曲歌；小池邊似鬼立鬢髮蓬亂的槐柳，有時經風搖曳投影在池水上，顯如生物在水中動躍；一個池旁左邊的蓄水的缸子，仍然平靜地默默的站着。這時剛喫過晚飯的弟弟，同着姐姐携手在池邊月下逡巡。陡然樹間發出哇哇烏鵲夜啼的聲音，立時使弟弟心寒膽慄，疑是鬼的夜哭。呼呼一陣陣的冷風，吹擊他們的身子，他們不覺的縮頭聳肩，感受着一絲絲的涼意。姐姐經不住冷氣的侵襲，先首向着弟弟說：

「弟弟，好冷呀！我們進屋去，時間不早了，我們早點睡，明天好早點出去玩呀！」

「姐姐，我不去，倘若遇着今天那兩個人怎麼辦？」弟弟聽了姊姊的話，想起今天在市場的事情，不覺有些害怕起來，不願出去玩。

「弟弟，不要緊，明天媽媽也同我們去。」



東游漫錄（續）

欽璧

十七　心的波紋

秋風起來了。天一發亮，已經落着瀟瀟的秋雨，打在窗前鐵瓦上，淅瀝作響。從朦朧的牕子裏，望見遠遠的松梢，隨着風，雨，不住的搖動。暑中穿着還要嫌他沈重的衣衫，已經飄飄然，輕得站不住了。窗前躑躅着，撫着自己的手臂，不住的摩擦。眼望着沈黯的天空，不轉睛的住視着——也許是作深呼吸，也許是凝想。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迎着秋風，憶起舊遊，這是何等的惆悵呢？人類本來是好羣的動物，一旦令他離羣索居，當然是很苦的事。每天雖說是有一點努力，然而冥行擿埴，不得當年好友，相與上下而揚搉之，又能有何等進步？每值西風過後，隔海吹來嗚嗚的音響，帶着些故國的消息，輒覺空谷足音，欣然色喜，可是這些慰情的消息裏，有時也挾着幾縷幽黯的尾光，告訴我：在這離人覺着很長，實際不過很短的時光裏，竟有少壯老友，一朝殞逝，『故人慷慨多奇節』，扼腕西風，怎不下舊游的熱淚呢！

雖然長得這麽大，用不着母親的看顧和招呼，可是一想到：老母快到六十歲了，自己的愛兒，還要倉卒之間，跑到數千里外。雖然母親很脫達的，不老是牽掛着，而在蓬瀛浪跡的幼稚的心靈裏，有時也要想起舊作中，『老母眺望時，歸心似箭馳』的句子。

不敢自命爲『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然而一見赤子——裸着膝蓋的西洋小孩也好，穿着『子供下駄』的東洋小孩也好——我是都喜歡的。而況與自己有關係的呢？老杜之詩有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日人澤村琴所之詩有之：『遙憐稚子衡門下，竹馬相迎倚夕陽』，這些個句子，觸到羇人的眼簾，多少要發生一點作用。

從小就灌入了：尊重理性禁制本能的教訓，四四方方的，也有一點習慣了。況且心的深處，早已伏下一條不可磨滅的創痕，又怎能跟着常人走常道呢？可是海外稽遲，踡躞市橋之際，有時也瞥見：映着日光，隨風飄浮，帶着些絳紫色或紺碧色的裙影。有時也瞥見：筆直的祇路上，偶然掠過，隨即爲飄風搖下來的落葉所深埋的足跡……。自然也不免惹起神秘的廻想，隨着腦海的潛流，曲曲折折的衝到記憶的深處。

當我想起這些這些的時候，我的理性又來了，呵叱着說：『沒有出息的！遠征海外的男兒，是不能說想家的，是不能動鄉思

的。想了，思了，便是遠征軍的最大恥辱！你縱不能像巴爾波亞，站在達林峯頂，發見了太平洋；縱不能像麥折倫，經過風濤的海峽，環游了世界；縱不能採得明珠，網得珊瑚，至少你要給祖國帶回一點海草來！你沒有聽見范仲淹賊着：「燕然未勒歸無計」麼？空着手回去見江東父老，那是最沒面目的了』！我聽着，惟有俯首，惟有聽命。然而『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武穆快人，也要付心事於瑤琴啊！

情緒的源泉，是沒有窮竭的。你要是不斷的開鑿，他就要不斷的流動，秋汎之勢，與日俱增。流的力量呢？可以衝動創造的理想，微妙的玄思；可以演出歌泣的場面，不朽的影片。

然而情感的水勢，無論如何，不可缺了理智的堤槽。堤槽不是壅塞的思。禹疏九河，和他老翁專去壅塞的手法不同。理智的堤槽，是要往深處做，成一種天然的障壁——『水從地中行』——不要僅往高處做，却忘了河身比堤還要高！理知的堤槽工作愈深，則情感的暢流容量愈大。我們看一看驚天地泣鬼神的往喆懿蹤，在浩然的正氣之中，有不含着濃厚的情感的麼？

如果沒有什麼理知，也沒有什麼情感，浮浮掩掩的一輩子，也倒罷了。但是有了豐富的情感，而理知的工作，不足以副之，或者一點無有。勢必至於：噴湧之流，氾濫心海，冲倒智苗，淹沒靈臺，其害不堪設想！固然，奄奄的塵世，不應該有這半夜中，山水的吼聲，從數千載的迷夢裏，將他驚醒麼？然而我終要認爲：這是青年的『危機』，這是我們青年迫在目前，可以判定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且判定他的國家的前途的『大危機』！

也許有人說我過甚其辭。

可是我也有我的一孔之見。

芥川龍之介在他的遺稿『侏儒的言葉』的第二段，曾有這樣的句子：『健全的理性，命令着——「爾，勿近女人」。然而健全的本能，全然反對的命令着——「爾，勿避女人」』。

我們青年，不都是含有理性，同時也含有本能的麼——健全不健全，那是程度之差。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扶助一方，壓迫他方呢？爲什麼我們要效着犬儒學派那樣禁制到極度呢？如此禁制的結果，不會發生過當的反動麼？不致於橫流衝決麼？

況且天才的作家，抒着濃郁的情感，運着粲花的妙筆，把蘊蓄在青年的心的深處的苦痛，痛痛快快的發洩出來，有時還要暗示的指導他，解救他——這不更是一種疏鑿的大工程麼？歌德所著『少年維特的煩惱』，不僅是德國的作品，而且是世界的作品啊！

然而這種情緒的奔流，我總要認爲是青年的大危機！

這樣危機的結果，往好處說，先要流爲狂放。中庸不得，狂狷是求，浪漫的氣勢，不就是進步的原動力麼？不過拿好好的材料，不自運馭，以致流入狂放一途，未致千里，僅有蹐踶，總要說是國家人材的損失——這也許近乎一點功利主義。

況且感情過於銳敏，過於深刻，結果可以引入神經衰弱一流，引入悲觀一流。看塵世上的種種相，都不可耐，都不可忍。看前途的一切路，都是慘澹，都是黑暗，必欲撒手脫棄以爲快。新近日本自殺的芥川氏，他的死因，固然不只一端，恐怕這也是有

力量的動因罷。

固然此等結果，未必不給世人一個大刺激，給世人一個大教訓，比他活着所給的教訓還要大。而且人生的評價，也不是揑着日子算出來的，爲什麼總要像「冬日之蠅」，老在屋子裏飛旋呢？然而如此努力的作家，如果順其自然的生理，爲人類去努力，其結果又是怎麼樣？

如果眞要像樂聖貝多芬 L. V. Beethoven（今年適當他的百年祭）怒了的時候，把頂要好的朋友都罵跑了，不敢近他，悔過來的時節，恨不得又給人家去碰頭，亂蓬着頭髮，糾纏着領帶，高筒的襪子褪到膝際屯蓬着，插着手，垂着頭，一直在大道上走，碰着人也不管的樣子；同時於神志清平的時節，却能造出極偉大極崇高，衝到人心的深處，永世不朽的音調，那不也是人類最大的成績麼？

如果眞要像芥川氏之流，在文學的成功以後，在世人對於他的作品，瞭解了鑑賞了以後，還要痛感人間的苦惱，決然的捨棄一切，不也就是有勇氣有毅力，精神上的健者麼？

然而我們情感奔放的青年中，是否都是如此？

信陵君失望了，藉着醇酒與美人，了他的餘生。韓蘄王失望了，携着梁夫人，策着蹇驢，徜徉於西子湖畔。然而我們青年，未曾立過椎鄙救趙的奇勳，未曾立過黃天蕩大破兀朮的豐功，也要找醇酒，找美人，追着湖畔詩人，送他的閑日月。

我們很同情這些人所遭逢的悲哀，所蒙到的痛苦。我們要了解這些人久被壓抑，摧殘不堪的本能衝動，且不要隨隨便便的責備他。

然而我們這些有爲有用的青年，就這麼樣子，沉溺在愛海裏，幽閉在戀境裏，深埋在意中人溫懷的墳墓裏，一個追着一個，一天多似一天，社會怎麼樣，國家怎麼樣，且不管他——這又豈是青年的靈魂的最高處，所發出的命令麼？

我想『今日中國』的青年必不然，而且希望他們必不然。

情緒上的潛流所衝起的『心的波紋』，是誰也不能免的，而且這就是我們生命的活力。我們只要很清醒，很愛重，好好的運用他，轉移他，不僅能夠做出事業來，而且連甜蜜的日子，也不是得不到的。縱令遭逢困難，受過痛苦，而『悲劇的藝術』，適足促偉大人格之發生，且不談許多『困心衡慮』，『艱難玉汝』的老話。中國今日正需要着：『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正需要着『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的墨翟！縱然有人要說他：『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然而我們眼看着民族的陵夷，民權的降下，民生的凋敝，無論如何，也得要犧牲一二分的去努力啊！

我們隨着『心的波紋』，要衝到北冰洋，看一看亞門森 R. Amundsen 的北極征服。要衝到比斯開灣，看一看林德伯 C. Lindbergh的大洋橫斷。還要衝着 "Sante Maria" 再走幾萬里，帮着哥命布，再給人類，發現一個新大陸！

我們隨着『心的波紋』，要溯到文化最古的起源，要衝到文化最盛的高潮，要追到文化衰落的漩渦，湊起我們大家的『波紋』來，再濺起如銀的浪花，再激起如吼的水勢！

我們要隨着『心的波紋』，灌溉了將倒的枯苗，救活了轍中的涸鮒，還要衝着苦海的慈舫，渡衆生於彼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智慧到彼岸，打算到那彼岸，我們要寶愛這『心的波紋』！

（待續）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佈。



獨幕劇

朋友的義務（下）

法國Lucien Varnes著
先意譯

第五場

戴勞姆 病人甲

戴（不安地踱來踱去，現着討厭的神氣。）假使我讓他等到四點鐘，怎麼？但這有什麼好處？ 他或許還有工作要做。倘然我知道他的病症，我倒有一部醫學大字典好讓我運用，我能夠引出一大篇專門的，科學的名詞，我可以說對他的症狀，使他歎服。 現在可不幸，我只能做個平常的醫生，一些兒也不神氣。 啊，決定了罷，還是趕快了結了這件事好。（開開右面的門，讓在旁邊以便病人進來）（對病人說） 請坐。什麼毛病？

病人甲 還有一位醫生，夏爾登先生，沒曾對你說過嗎？

戴（諷刺狀） 不，你不知道假使他都把他的病人的症候告訴我，這很費時的罷。夏爾登有一位這樣的顧主！

病人甲 這不錯，那末我對你說罷。

戴 說罷，我聽着。

病人甲 找了一個癤瘡（註一），喏，在臂膀上，這眞使我痛得厲害。等一等，我給你瞧罷。

戴（堅决狀）用不着！用不着！ 我用不着瞧你癤瘡。 我知道這個的；聽着：去洗一個澡，水熱度要剛好，你恰能耐得住的一般熱。 然後你在瘡上貼上一個收口膏藥，你聽懂了嗎？你明天再來找夏爾登先生。

病人甲 洗一個熱水澡，貼一個膏藥？這我在沒有來看醫生以前早已試過了。不，這是不中用的。我已經一夜睡得不爽快；我不望再有個第二夜。 這事情對你也是不好的。 而且，頭頸上，我想又有一個生起來了。

戴（煩厭狀） 那更好。

病人甲 怎麼更好？

戴 是呀：人家不是說過，一個釘（註二）趕出別一個釘嗎？你快好了。

病人甲 一處好了，一處却受苦！這好算計！（手按住他的癤瘡） 哦！又痛起來了。 哦，這須得全愈才是。 夏爾登先生曾對我說：假使你明天還不見好些，我給你割牠一下。 給我割一下罷。我再不願夜裏睡不爽快了。 （他站了起來，）

戴（呆了一頭） 好了，完了，一個醫生一個治法。 我喜歡讓牠自然治療。這不必性急的。 吃一些酵母，……吃一些番薯……一切醫生都說番薯是在營養上有益的。 （行衕裏鈴又響了。）

戴勞謨跳了起來，自語着。） 啊！這個時候又有人打鈴了……（對病人甲說）

明白了嗎，是不是，我的朋友？心靜一靜：：帖一個收口膏藥：：稍稍忍耐一下：：吃些酵母，番薯。你就會好的了。

（他按電鈴，開開左邊的門，讓病人甲出去。）

病人甲　我以爲還是割一下，但是你的治法：：

戴　明天再見：再會，我的朋友。（他關好了門，回身坐在安樂椅上。）蠢貨！竟弄得我一身熱。（佛朗叔敲門，推開左邊的門。）又是什麼事？

佛　有一個人。〔佛朗叔退〕

戴　我早已知道了。又是一個病人。這個大概是來割盲腸的罷。我攢進什麼蜂窩裏來了！這夏爾登蠢貨！我怎麼在打發你的顧主呀！〔他走往右邊的門，開了門，引病人乙進來。〕

※　※　※

第六場

戴勞謨　病人乙

戴　請進來，請進來：：：：

病人乙　謝謝，醫士先生。夏爾登先生沒有什麼毛病罷？

戴　他不過出去一天：爲了一件事要他去跑一趟。

病人乙　這眞所謂人有不測禍福，雖然醫生也不免的。

戴　〔煩厭狀〕也不須奔走的，這是一定的。

病人乙　這樣壞的天氣，又悶氣，又潮濕；呼吸起來有點兒痛。

戴　你有呼吸器障碍的毛病嗎？

病人乙　有一點，因了我的一件意外的事。夏爾登先生沒有通知你嗎？

戴　不。

病人乙　我來把一切經過的情形說給你聽。那末你給我你的意見：這格外好有二個人的意見。

戴　你說罷，我聽着。

病人乙　這是我的案情。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天氣清明晴朗。我所謂清明晴朗的天氣是一種稍乾而不很熱的天氣，這使你覺着很爽快。我對安耐絲冬說：：你容許我在此加一點小說明，那我以爲有用處的？

戴　（答應說）這有什麼不可以！

病人乙　安耐絲冬是我的內人的名字。我們已經結婚十五年了（雖然伊的母親始終反對），我們從來不曾互相有過一些口角一類的事。

戴　說要點罷：說要點罷！

病人乙　我對安耐絲冬說：你預備早飯的時候，我去呼吸一回空氣。我出去走到拉佛來路。記住我對你說的：我在左面的到浮而德地方去的走路上。我忽然看見一個賣花的街道中走着。我想：買些花去給安耐絲冬；紫羅蘭的花圈只買二個。我走開走道，還不曾走一步，倒霉！我被一個騎脚踏車的，他在我的後面駛過來，撞翻了。

戴　（關心狀）他曾按喇叭嗎？

病人乙　〔急急狀〕沒曾按喇叭，沒曾打鈴，沒曾叫喊。

戴　而且還犯了行路的通則，他不走右邊，走到左邊來了。〔他拿起一張紙，記錄着。〕

病人乙　不錯呀。

戴　他駛的速度怎樣呢？

病人乙 警察來到，嚴厲的對他說：「先生，你駛得太快！」

戴 啊！他曾看見速度的。那末你能夠把證人的名字都收錄了嗎？

病人乙 我有了一張單子。我站起來之後，我便說：『對於那些親見這件事的，我請他們吃一杯咖啡。』我不能保守我的信約了；在幾分鐘裏幾乎一百個人願爲我做見證。同時還有一位對我耳語說：『加一枝雪茄，我替你說這個騎脚踏車的故意撞翻你！』

戴 你曾因此不能做事嗎？

病人乙 我臥床三天，在第八號房間裏。

戴 你有診察你的醫生的證明書嗎？

病人乙 不，可是你和夏爾登先生給我一張呀。

戴 但是這不是我的：：

病人乙 這奇快了，你給我的一切問題，那我的律師已經問過我了！ 因爲我已請好一位律師了。

戴 （把手裏拿着的鉛筆放下。自語着。）哦，我忘記我是充着醫生的任務，不是律師。

病人乙 我的脅骨常常疼痛。你想這該怎樣治呢？（他擦着他的腰脊。）

戴 （自語着）不小心，這騎脚踏車的罪案是很明顯的：民法第一三八二條：：

病人乙 你怎麼說呢？ 我聽見你說着條字：：？

戴 （辨去）我：：我說你與死的條件還差遠哩。

病人乙 謝謝你，但是我却自己有點疑惑。你以爲我怎該怎樣辦呢。

戴 起首：：你須得靜靜兒：：避免疲倦：：要很安心：：不能焦急：：精神對於身體的影響是很大的：：照土法治去：用樟腦火酒擦，起初擦得輕些，後來一點一點慢慢擦得用力起來。（站起）明天再來。夏爾登先生來了。我並非客氣，他的意見要比我的好得多了。他會給你很有益的意見的，因爲他知道你的特性(Idiosyncrasie)(三)格外清楚。

病人乙 （不快狀）怎麼？ 我的家裏從來不會有過瘋子(idiot)，先生！

戴 你不明白嗎？ Idiosyncrasie 並不是Idiotie(痴子)：這是科學的名詞，用來指各人的特性的。

病人乙 （他也站起來）啊，那末：：

戴 （按電鈴，引病人乙到左邊的門） 佛朗叔，陪先生出去。（他關上門，回身坐在安樂椅上，拿起書，點着煙。）這次我希望得安靜靜才好；我已經夠難過了，（翻書。）我讀到什麼地方啦？我找不着那一頁了。不，這裏不錯。（行街裏鈴聲繼續不斷：嘈雜的聲音。 戴勞姆不安的站將起來。左面的門忽然開開，佛朗叔急急上來。）

※ ※ ※

第七場

戴勞謨 佛朗叔

佛 啊，多麼可怕的刼運！ 一個婦人剛剛被汽車撞翻了，就在我們的門前。（讓開身子，給戴勞謨望行街。） 那邊行街裏這個人渾身是血。怎麼他們搬伊到這裏來。

戴 這眞是一次壞一次。（他呆呆地看着。忽然伸直兩手，倒下於安樂椅上，一陣昏暈過去。） 哦！血，渾身是血！

佛 不知所措，兩手高舉，向行街走去，

恐怖的樣子使人發笑。 住！快呀！帮助！一位醫生！ 醫士先生自己也病倒了！

※ ※ ※ ※

第八場

戴勞姆　夏爾登　佛朗叔

夏 （急忙忙的進來，頭上戴着帽子，喚佛朗叔。）啊！我赶不上我的車，又是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是不錯的。（他在藥櫃上拿一瓶藥，拿去塞子，擺在戴勞姆的鼻孔下。）佛朗叔，像這樣拿着這個瓶。現在要理別頭了！（急急地出去，在台後說。）到這間隔壁的房間來，聽見嗎？

戴 （過了一會。他張開他的兩眼，覺得莫明其妙，看看佛朗叔。）好；這是你嗎，那醫治我的醫生？

佛 這好像！ 各人輪流着……夏爾登先生剛剛回來。 他在那邊捆綳帶。（戴勞姆站了起來。）

夏 （從通行衖的門探頭進來。 他把上衣脫去；兩隻袖子捲得高高的。）已經站起來了！好好！我看你能夠無須我了罷。 這裏格外要緊。你允許嗎？

戴 有什麼不可以！（夏爾登出去。 戴勞姆對佛朗叔說。）那個可憐的婦人！伊知不知道那不測的事怎麼來嗎？

佛 是，先生。伊被撞翻，在伊匆匆穿過街道的時候，他想要去扶起那邊走道上跌交的朋友。

戴 （搖搖頭）這是定數：朋友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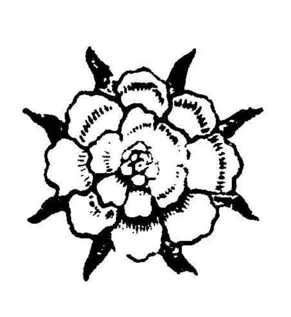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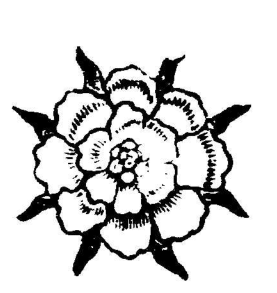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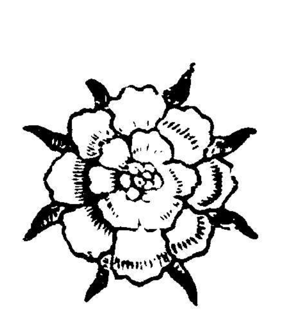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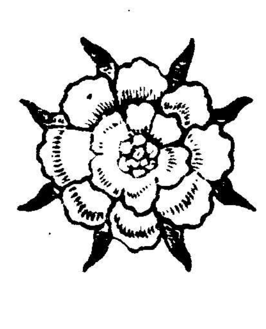
幕下

註一 達克脫（Docteur）有二解：一為醫士，一為博士，此處夏爾登把這字的意義混淆一下，故意開玩笑也。

※ ※ ※

註二 Clou 亦有二解：一為癤瘡，一為釘，一孔不能容二枚釘，此處戴勞謨故意混淆其義，目的仍在開玩笑。

註三 病人乙把Idiosyncrasie一字聽差，故引起以下幾句對話。 凡此皆為漢文所難於表達者，海內翻譯名手，幸有以教我。

時人彙誌

陳焯

陳焯。字空如。浙江奉化人。初畢業於浙之四中。既從戎於山東登黃一帶。民元。投南京入伍生隊。經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轉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砲兵科。民五畢業。奉發到浙第一師砲兵團見習。越三月南下入學。任廣東第一混成旅砲兵隊排長隊附。七年任援閩浙軍總司令部少校副官。旋調獨立旅第二團團附。兼浙軍講武堂教官。九年。調第二團第一營營長。十二年任大本營上校參謀。東江戰事中。迭爲博羅。白沙堆。石龍。行營主任。十三年春。任黃埔軍校教官兼長洲要塞司令參謀長。教導團成立。任校本部參謀處第一課長兼教導第二團中校團附。黨軍司令部成立。復遞次進展。由第一軍司令部而東征軍總指揮部。均連任爲參謀處長。中間曾因病辭職。十五年秋。北伐出師。蔣任爲參事廳辦公處主任。留主後方參謀處機宜。迨南昌戰酣。電陳督促後方隊伍應援。南昌既克。復任總部參謀處長。本年滬杭戰後。陳曾一度任軍務處長。未幾仍復參謀處長原任。南京軍事委員會成立。令辭職來滬。現任廿六軍副軍長。代理軍長。

中華滙業銀行

資　　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貳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匯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厦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四五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東局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文書課　二九六七
總經理室　二三七四　三九六九

京行電話
營業科　東局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二五七四
文書科　三三〇八

總　　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